

容臺別集

題跋總目

卷之一

隨筆 十四則

禪悅 五十二則

雜紀 五十二則

卷之二

書品 一百五十五則



卷之三

書品 一百五十九則

卷之四

畫旨 一百五十五則

容臺別集總目 終

孫男 延編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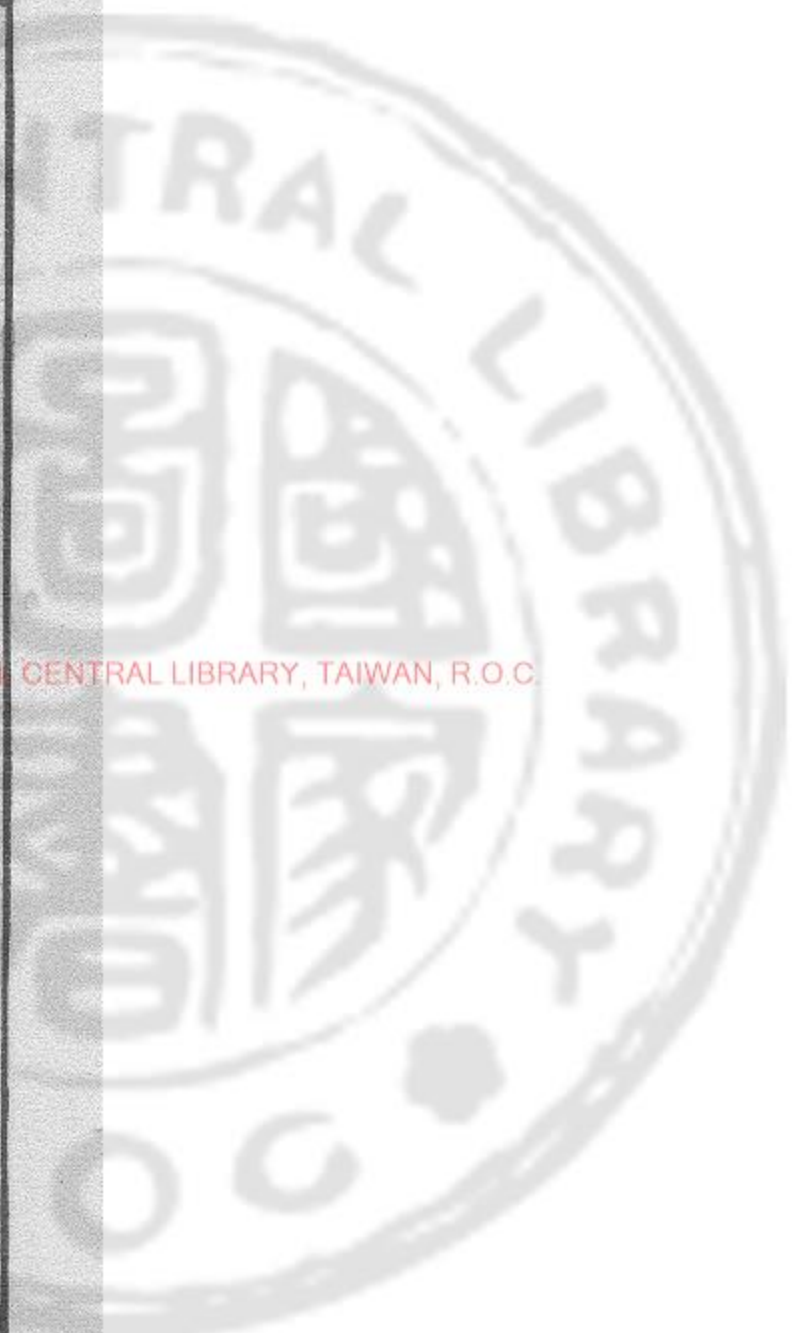
容臺別集卷之一

華亭董其昌著 冢孫庭輯

題跋

隨筆

般若如清涼池四面皆可入用人之謂也般若如  
大火聚四面不可入行法之謂也用人欲兼收一  
門則局行法欲畫一多門則亂  
氣之守也靜而忽動可以採藥識之行也續而忽





斷可以見性故道言曰一霎火燄飛真人自出現  
竺典曰狂心未歇歇即菩提

俠客爲知己者歿動於氣義也非是則郭解之藉  
手何異於秦犬之吠人忠臣以大義滅親關於廟  
社也非是則逢萌之負心何異於哺梟之食母是  
以君子不受難酬之恩不樹難事之友

一人發真魔宮震動諸天欲善人熾盛以摧魔也  
一人造業地藏慈悲菩薩欲地獄盡空乃自成佛

也

庶官修名大臣捐名修名者心不敢念是非口不  
敢言利害潛行密用如龍之養珠也捐名者橫心  
之所念而無是非橫口之所言而無利害獨往獨  
來如龍之行雨也

如來說法必先放光非是無以攝迷而入悟也故  
易曰潛龍弗用祖師印可旋爲掃迹非是且將執  
悟而成迷也故易曰亢龍有悔



知潛之弗用則必有激發之大機董公所以說高祖也其說曰名其爲賊故師直而爲壯知亢之有悔則必有收歛之妙用子房所以招四皓也其說曰難以力爭故功逸而有成

甘草非上藥也而參苓以爲國老黛赭非殊綵也而丹碧以爲前茅今五品散局名位未極纏蓋猶輕有心足以思目足以識口足以辨行足以信者布列數人隨事評定時乎左袒公卿而臺諫不疑

其爲阿時乎左袒臺諫而公卿不疑其爲激國是自出人心自正矣

易戒童牛書稱繇藥匹夫匹婦之是非不明其究必有狎大人者愚夫愚婦之是非不明其究必有侮聖人者宋人有言曰清議者國之所以立也重則亟反蔓則難圖矣

王者不治夷狄窮兵則耗國聖人不爲己甚盡法則無民第國手不以後着爲先着庸醫亦以活人



者殺人是之與非猶中國之與夷狄也有如烽火  
初驚而發懲膺之策則聽華夷之自相屠戮而一  
無所創乎黑白未剖而主調停之議則聽邪正之  
自相玄黃而兩無所排乎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楊  
墨此魯連飛矢而魏勝濟師也即大將更當何如  
矣

張安道歐陽永叔子瞻輩人也子瞻以其譽而重  
王荆公程伊川子瞻輩人也子瞻亦以其譽而重

作家之相讐勝於疇人之相譽何則妒之厲繇其  
知之真也知薛道衡者隋煬也知駱賓王者武后  
也若乃蚍蜉之憾無損參天蒼蠅可憎等之飄瓦  
而已

如心畫師想成國土人在醉鄉有千日而不醒者  
官中之天地也人在夢宅有千載而不寤者名中  
之天地也關尹子曰至人不去天地去識

獨立不懼惟司馬君實與吾兄弟耳東坡之不吝



於荆公也昔之君子惟舒是師今之君子惟溫是  
隨吾不能隨耳東坡之不容於溫公也具此兩截  
成一完人兵再鼓而氣不衰金百煉而色益瑩蓋  
東坡筆鋒之利自竺典中來襟宇之超得了元之  
力謂其爲縱橫之學者洛黨之口業也

金剛經四無相但我相空則人法壽相皆盡矣永  
嘉集三料揀但法身徹則般若解脫皆真矣華嚴  
六相義但知真如總相則總別同異成壞皆融矣

曹溪四智但悟大圓鏡智則平等觀察所作皆轉  
矣孟子之言巧力臨濟之言照用豈有二哉

曾子行恕當無一事忤人而放流之論諄諄瘳惡  
孰知三省者之爲金剛劍乎南容慎言當無一語  
傷時而羿彘之喻咄咄逼人孰知三緘者之爲塗  
毒鼓乎

禪悅

玄奘至五天竺國立唯識論所謂真故極成色等



語也所至建刹標與彼師誦論彼師義墮則自撒標而退無敢難者玄奘於是爲慈恩宗非直譯經布藏川途歲月之勞已也唐文皇三藏序未弘厥旨當時在廷諸臣皆承隋氏月露餘習內典有作不過王簡栖頭陀碑文本色至裴休梁甫房融三公乃始大暢雖韓昌黎文起八代莫能及也宋時唯王荆公蘇端明黃魯直晁無咎張無盡深得禪悅之味溢於筆端凡稱白衣說法文字禪盡此矣

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諸頭頭無取捨處處勿爭  
垂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功并妙用運水與  
搬柴此亦龐居士詩也惟吾自偶諸即臨濟所云  
無位真人從面門出入識得此人乃真吾矣第恐  
老龐亦覩不見

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明靈而妙所謂  
事者非世緣之事相也正謂學道之障能礙正知  
見者耳人問古德作何所事答曰一事不爲曰若



如是只閒坐也答曰若閒坐即爲也孟子之言必有事禪家之言無事正言若反

劉義慶世說新語可謂起夕秀於未振若傳燈錄皆妙明心中吐出稱性之語以視世說何啻燭火之與太陽許大文人惜未有知此者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噐當其無有噐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華嚴經六相義有成相壞相與此更相發所謂萬法不動自位當其成即壞之緣如車然本輻所成如噐然本埏埴所成如室然本戶牖所成若衆緣不合三者俱不得成然則成必假壞成相何存不必待壞而後謂之壞也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有人問禪師曰子來就父爲甚父全不顧師曰始



成父子之恩問曰何以反成父子之恩師曰刀斧斫不開了心性者一徹俱徹天真自然若宋人所云常存敬畏正與本地風光沒交涉何以故有作止故血脉斷故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乎似若存吾不知誰之于象帝之先

和其光光生於明明不與之俱和也同其塵塵生於根根不與之俱同也挫其銳非銳者終不可挫解其紛非紛者終不可解此萬物之宗也永明所拈佛語心爲宗莊子所標大宗師皆謂此宗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臨濟嘗曰汝諸人望上心不息望上心乃求佛求法求僧之心我教中近所謂志也若何臨濟訶之



乃自性天真不緣脩證但盡凡情別無聖解耳故  
禪家有太平本是將軍定不許將軍見太平之語  
老氏又云絕聖棄智凡可欲欲得不知足皆在郊  
之伏戎也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  
爲而無不爲矣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  
事不足以取天下

無爲者非一無所爲乃爲其無爲者耳藥山自云

一事不爲其師曰若是則終日閒坐也曰若閒坐  
即爲也正是損後語

偶書老子以禪旨爲疏解一二代天命之性  
原無三教修道之教乃有孔老釋耳識得此者  
觸着磕着

曹孝廉視余以所演西國天主教首利瑪竇年五  
十餘日已無五十餘年矣此佛家所謂是日已過  
命亦隨滅無常義耳須知更有不遷義在又須知



李長者所云一念三世無去來今我教中亦云大時不齊生歿根斷延促相離彭殤等倫實有此事不得作言解也華嚴經云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達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李長者釋之曰十世古今始終不離當念當念即永嘉所云一念者靈知之自性也不與衆緣作對名爲一念相應惟此一念前後際斷

絳縣老人能知四百甲子桃源中人不知有漢晉魏古詩云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但今日不思昨日事安有過去可得冥心任運尚可想大時不齊之意何況一念相應耶

趙州云諸人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惜又不在言也宋人有十二時中莫欺自己之論此亦吾教中不爲時使者

余始叅竹篋子話久未有契一日於舟中臥念香嚴擊竹因緣以手敲舟中張布帆竹簷然有省自



此不疑從上老和尚舌頭千經萬論觸眼穿透是  
乙酉年五月舟過武塘時也其年秋自金陵下第  
歸忽現一念三世境界意識不行凡兩日半而後  
乃知大學所云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正  
是悟境不可作迷解也

中庸戒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既戒懼  
矣即屬覩聞既不覩聞矣戒懼之所不到猶云觀  
未發氣象既未發矣何容觀也余於戊子冬與唐

元徵袁伯修瞿洞觀吳觀我吳本如蕭玄圃同會  
於龍華寺憨山禪師夜談余徵此義瞿著語云沒  
撈摸處撈摸余不肯其語曰沒撈摸處切忌撈摸  
又徵鼓中無鐘聲鐘中無鼓響鐘鼓不交參句句  
無前後偈瞿曰不礙余亦不肯其語曰不借是夕  
唐袁諸君子初依法門未能了余此義即憨山禪  
師亦兩存之不能商量究竟余謂諸公曰請記取  
此語異時必自有會及袁伯脩見李卓吾後自謂



大徹甲午入都與余復爲禪悅之會時惟袁氏兄弟蕭玄圃王藜白陶周望數相過從余重舉前義伯脩竟猶溟滓余譁也李卓吾與余以戊戌春初一見於都門外蘭若中畧披數語即許可莫逆以爲眼前諸子惟君具正知見某某皆不爾也余至今愧其意云

袁伯脩於彌留之際深悔所悟於生歿上用不着遂純提念佛往生經云人歿聞一佛名號皆可解脫諸苦伯脩能信得及亦是平生學道之力四大將離能作是觀必非業力所可障覆也邇見袁中郎手摘永明宗鏡錄與冥樞會要較勘精詳知其眼目不同徃時境界矣

陶周望以甲辰冬請告歸余遇之金閭舟中詢其近時所得曰亦尋家耳余曰兄學道有年家豈待尋第如今日次吳定不知家在越所謂到家罷問程則未耳丁未春兩度作書要余爲西湖之會有



云兄勿以此會爲易暮年兄弟一失此便不可知  
蓋至明年而周望竟千古矣其書中語遂成讖良  
可慨也

達觀禪師初至雲間余時爲諸生與會於積慶方  
丈越三日觀師過訪稽首請余爲思大禪師大乘  
止觀序曰王廷尉妙於文章陸宗伯深於禪理合  
之雙美離之兩傷道人於子有厚望耳余自此始  
沉酣內典參究宗乘後得密藏激揚稍有所契後

觀師留長安余以書招之曰馬上君子無佛性不  
如東南雲水接引初機利根紹隆大法自是不復  
相聞癸卯冬大獄波及觀師搜其書此書不知何  
在余謂此足以報觀師矣昔人以三轉語報法乳  
恩有以也

只貴子眼正不貴子踐履右瀉山語只貴眼正即  
六祖本來無一物宗旨也故曰傳佛心印若論六  
度萬行未齊於諸聖獨心即佛心矣



天地有日月之動盪故清寧不毀人身之升降闔  
闢皆在兩目故陰符經曰機在目黃庭經曰出日  
入月呼吸在左目日右日月闔爲乾闢爲坤一闔  
一闢謂之道聖人傳藥不傳火繇來火候少人知  
參得左日右月之機可以擇藥然非身如槁木心  
如灰灰者不免當面蹉過噫微矣三十年前身嘗  
驗之

吾與子處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吾與  
子處於九淵之下矣至彼至陰之原也謂莊子書  
中無神仙口訣可乎天台止觀於數息以炁爲火  
動爲風仙家乃取此二相是以命根不斷至於華  
嚴所云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又超  
觀心遠矣二氏同異以此程之

東坡十六應真贊奇矣奇復化爲腐當繇方內朝  
夕習見舉揚者衆耳眉公別行一道齒頰間自有  
峨眉秀色因扈師同叅在文字禪中故發語特妙



種種提唱宗風可折果位人脚脛也

永明禪師料簡四句謂有禪有淨土無禪無淨土云云皆動人修西方作往生公據也然修淨土皆以妄想爲入門至於心路斷處義味嚼然則不能不退轉故有疑城以居之唯宗說俱通行解相應者不妨以祖師心收安養土如智者大師永明壽皆其卓然者也

諸禪師六度萬行未齊於諸聖惟心地與佛不殊故曰盡大地是當人一隻眼又曰吾此門中惟論見地不論功行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也然普賢行願毘盧法性足目皆具是爲圓修不得以修與悟作兩重案也

淵明入白社聞鐘便歸是深於禪者古德有云若是陶淵明攢眉便歸去後千載惟東坡近之昔有參禪老衲聞放下便穩四字輒有省漸近自然故是禪法



龐居士有家貲百萬皆以擲之湘流曰無累他人也余有偈曰家貲百萬擲湘流太華山邊撒石頭个是學人真勝樣閨中兒女漫悠悠古德謂閨閣中物捨不得即是禪病閨閣中物捨得即是悟迹如顏子之得一善是也拳拳服膺便是礙膺之物學人死活不得處

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昔人論舉首曰骰子選耳大慧教人參禪曰須中鈍榜狀元選佛猶云選官作上聲者非

東坡先生有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有老衲反之曰溪若是聲山是色無山無水好愁人宋人推黃山谷所得深於子瞻曰山谷真涅槃堂裡禪也

古人云清心不如省事養身莫若寡欲二語可謂玄禪二藏大總持門終身誦之立躋聖地

三昧猶言正思惟圭峯解云非正不正非思不思



今人以不起一念爲禪定者非宗旨也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散亂心心不散亂非枯木謂也故石霜語云休去歇去冷懨懨去寒崖枯木去古廟香鑪去一念萬年去侍者指爲一色邊事雖舍利八斗不契石霜意去六祖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皆正思惟之解也

思而知慮而解鬼家活計德山此語與中庸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意是同是異蓋不

思不勉人人本具所謂性也聖人則性之耳若認得不思不勉之物雖思勉亦是菩提豈惟思勉雖不得不中亦未嘗與不思不勉相違悖豈怕甕裡

走鱉

有僧訓大慧竹篋子話曰甕子怕走鱉耶

張拙詩云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是六根終不可動也人生未有能不動六根者雖槁木灰灰亦必有以使之安在不動耶不知石霜所云動者乃趣向真如之動也臨濟云一念馳求不



歇愛聖憎凡問佛問法是爲動耳永嘉云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心境淨時光始現心法雙亡性即真與張拙詩下轉語

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蓋以近而不可見者萬物之性也何以故萬物性離故若萬物之性果非離則聖人亦不能轉之矣萬物旣空煩惱安得故禪家有法空人空之說

心地法門猶如下種宗家之語如彼天澤所謂一雨普潤月印千江諸修觀者皆非了義矣然如耳根圓通三真實則於父母所生耳人人本具又與諸觀門有異蓋以逗此方之機恐他方耳根未必如是也今人但慕神通只在兩耳但不能心通反累三真實之靈根可歎也

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旣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此以上猶在生滅中攝直至生滅



既滅寂滅現前方是那伽大定前是觀末句始是宗謂達摩爲觀音化身不虛也

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又有云知之一字衆禍之門般若無知論所破者知也永嘉證道歌有云一念者靈知之體是所立者知也心經云無智亦無得近於遮壇經云轉識成智近於表陽明先生識此發爲良知之說猶是宗門淺淺之談宗之者與闢之者俱未曾深研法要也

蘇端明文章妙古今雖韓歐當却步良繇韓歐皆未精內典而禪宗最盛於子瞻之時又有耆宿與相盤旋是以悟後言語六通四關餘如無垢無盡雖深於禪悅而筆不及端明故其文少遜所謂般若若有三有自性般若若觀照般若若有文字般若若蘇公可謂文字般若矣

晦翁嘗謂禪典都從子書翻出尚有列子未經翻出更當變幻不知謂何等語也吾觀內典有初中



後發善心古德有初時山是山水是水向後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又向後山仍是山水仍是水及華法界觀理無碍事無碍如意自在事事無碍及佛國禪師十牛頌自尋牛見牛牧牛以至入壟垂手人牛不見等次第皆從列子心念利害口談是非其次三年心不敢念利害口不敢談是非又次年心復念利害口復談是非不知我之爲利害是非不知利害是非之非我同一關捩乃學人實歷

悟境不待東京永平時佛法入中國有此葛藤也讀莊列書者皆當具此眼目無論莊列即韓非子亦有制於爲虛是不虛語荀揚文中子書所絕無者若關尹子全是珠林玉屑必非周時著書即不去天地去識一語誰能湊泊并慈恩宗亦該之矣五經論語之外子史文集所有議論不過互相祖述改頭換面無甚精微之言鑿破混沌者而內典宗門之書間有之如僧至德山日久嚮德山有龍



潭及到德山潭既不見龍亦不現德山曰子親到龍潭又僧問世界與麼熱向何處避馮山曰獲湯爐炭裏僧曰又與麼避馮山曰衆苦不能到又玄沙曰諸方皆說接物利生有三等人何法可度假如無眼人不能以拈椎豎拂度無耳人不能以繙經說偈度無舌人不能知其所迷所悟又如何度若此三等人度不得佛法無靈驗也時有一僧出曰某甲有眼耳舌請師如何度此等言語皆非子

史諸集所有覺晉人玄談敷淺無味矣正是蘇玉局文字得力處

昔年曾問密藏禪師大悟大徹之人作何証驗藏公曰但問答之頃不動眉睫者即是少有擬議佇思即非真悟道者今世都應無此人耳昔有僧參禮禪德問之曰汝從何日發足僧答曰初一日發禪德曰初一初二尚有擬議否余每念今時人士各有字有號此字與號乃有生以後互相稱呼但



有呼即應不待思索此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者何異若問佛問法便不能爾雖復明了必費尋求或以參叩所得者應或以記持所得者應所謂思而知慮而解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也衲子有見空劫以來自已者不能透脫即便擬以爲無上菩提此永嘉所謂蘊納在心即爲受陰也若因而接物利生縱橫棒喝如火聚觸着便燒如金剛劔犯着便歿永嘉所謂行用此理即爲行

陰也滌山爲仰山曰寂子速道莫入陰界此語可思而可懼已

大慧和尚在川勤會下機鋒橫出川勤未深許可大慧不服勤曰待汝一場熱病方知吾不汝欺以後大慧游方果得熱病以平生悟頭對治無一得力者乃復拈樹倒藤枯公案始得了事川勤曰我當初若向汝說汝今罵我去也又玄沙云道人行徑如火消水箭旣離弦無反回勢天堂地獄之所



不稱雖有中陰所向自在夫七真玄學耳猶云參學之時病則從他病死則從他死而宗門大老顧以悟道爲敵熱病敵生歿之具抑何不儻然如來以一大事出現一大事者生歿是也人生無不可以儻心應惟八苦交煎四大將散一毫儻心用不着故曰見鑛不識金人鑪始知錯

孔門弟子之仁日月一至不知仁至之日境界若何趙州曰諸人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

無論一月但以一日論將此身心如何安放如何趨向始爲使得也洞山在山四十年地神尋覓不得忽一日見厨下有棄飯曰施主之物何得作賤如此地神即現形作禮自通向來不見之故蓋一念着罪福相即爲鬼神覷見四十年中住客行三昧可知倘修行無力抑掄不少矣此則不止三月不違已也趙州有十二時辰歌或亦禪和所托趙州呵佛罵祖直欲不挂一元字脚安得多許絡索



又宗家有不答話者曰出家人無補線之隙安得與汝閒話又有曰暫時不在如同死人方可爲惜寸陰者今人但以一日之內不犯十惡爲修行不知正落無記窠臼未爲無業也

禹謨曰子思曰孜孜正是惜寸陰

或曰子言思曰孜孜似矣但大修行人欲無事於心休去歇去冷湫湫去寒崖枯木去而終日孜孜得無近於馳求非息心達本之旨乎曰近來有一等宗徒但見臨濟語錄有云汝一念心疑處便是

佛魔佛魔俱掃更有何事以此爲休歇不知能自信否若不能自信明朝後日大有事在安得撒手放下以爲千了百當漢以故二六時中有三等事一則研窮至理以悟爲則一則坐禪入定昏散日輕一則看經參論薰般若種雖深淺不同各隨根器可以使得十二時也

觀師答問常有不經人道語余曾問菩薩處胎受生之後還知前生爲誰如所云宿命通否師曰聖



人無我但受生之後前生所作循業發現宛然如  
一日安用自知爲張三李四許多我相又余時方  
應舉日用攻舉子業余問此於學道寧不相妨否  
師曰譬如好色人患思憶病此人二六時中寧廢  
着衣吃飯一切酬應否雖復着衣吃飯一切酬應  
其思憶病相續不斷即作意斷之其病益深李太  
白詩曰抽刀斷水水更流是也有患煩惱塵緣能  
障道者若爲掃除師曰如一男子有殺父讐懷憤

欲報拂拭純鉤畢生尋覓初聞張三二十年後知  
此真讐本是李四便舍張三直覓李四諸人欲掃  
除煩惱正爲未知真讐也此語與張拙斷除煩惱  
重增病更覺透徹今紫栢老人集乃不見載知法  
語所遺多矣

傳奇所載若渡驤還金娶盲妻嫁宦女等事後人  
豈無契同者而報應不必盡同亦有了不見報者  
豈如詩文撰造謝朝華於已披哉孔子曰視其新



以言與之同事衆人能知也觀其所踈言與之同  
念鬼神能知也若突然兀然無依無欲與之同心  
則非天不能知天且不違而况於鬼神又况於人  
乎故曰察其所安雖然大聖人自待甚重曰知我  
者其天乎似天亦有不知者雖復不知曾不爲怨  
以故二帝三王之報有時而盡仲尼獨以萬世爲  
工論至於此則內典定業之說又落一層矣晦翁  
解以爲觀人之法要亦學人自修之法也自修者

必以此自勘

吳山有一僧至雲間傳其師形色天性一難曰形  
色旣是天性請問形色壞時天性壞否若天性獨  
存則與形色是二非一何云形色天性若天性隨  
形色而俱壞遂成斷滅難可了知余時會食拈一  
菓曰此是形色天性又拈一餅曰此是形色天性  
良以真如隨緣不變真如無一息不隨緣則形色  
無一息不天性蓋四生六道之中刹那刹那流轉



不住誰非形色但執四大各離一時分段之軀爲形色已壞者無有是處古佛不云乎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華嚴六相義曰不動自位而爲壞以此推之吾人二六時中念起念滅皆屬形色不生不滅者即起滅不停時天性也

雲巖寶鏡三昧云以有下劣寶几珍御以有驚異黎牛白牯夫衆生自安於下劣故曰奇哉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非寶几珍御乎衲子既有悟頭

便起我慢故曰三世諸佛不知有犁牛白牯却知有以掃其悟跡也洪覺範註解本此蓋是接物利人之鉗錘要亦描寫本地風光通一線道耳何則以有下劣寶几珍御則不住下劣邊可知以有驚異犁牛白牯則不住尊貴邊可知故宗家有尊貴墮昔玄裝在西土立唯識義彼國諍論者各立刹竿互相詰難有義負墮即倒却刹竿墮之名尊貴以此



中峯語錄參高峯師師問日間作得主宰否中峯云作得主宰又問夢中作得主宰否中峯云作得主宰又問半醒半睡時作得主宰否中峯擬議即被訶斥以此更參乃有悟入吾不知中峯悟後半睡半覺時果能作得主宰否若作得主宰即是六識何能了事不見壇經所云汝當當下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乎玄門定觀經乃云唯滅動心不滅照心但凝空心不凝任心不知其所謂滅所謂

凝所謂不滅所謂不凝者純是六識用事安得太平契六祖知非之旨乎故曰菩提無是處是則非菩提世尊生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地下唯吾獨尊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煞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紫栢老人作雪山修道贊曰明星一點是非媒贏得兒孫將汝賣

有講學人以世尊一手指天等

語爲夸慢正是癡人前說夢

事有古人稱拙而後人特巧者亦有前人所易而



後人特難者如岸水之變爲桔槔井田之變爲阡陌巧勝拙矣及參學事乃不然二祖以下南岳以上師家點化曾無多于一聞千悟得大解脫不可不謂之易不知何年始同參話頭着到其初以無義味語置於識田密密根究如籍沒百萬財產又要百萬納官苦無了日及得徹悟又將一千七百爛葛藤一一無疑始爲穩坐如張商英自謂托鉢話外無不明了兜率悅呵之曰此既有疑其餘安

得無疑而大慧每以麻三斤乾矢橛等話教人辦一片至誠心參取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即或不悟亦可世世不墮惡趣生生不失人身此之爲難比二祖南岳輕輕點綴便紹祖位者何啻百倍至大慧之師川勤語錄則曰一千七百則公案但有一悟入其餘不必盡有契同此之或難或易皆因往劫般若種子有生有熟循業發現亦繇此方教體有盛有衰臨濟一宗宋以後遂法堂草深也



古人以水喻性荷澤得法於曹溪拈出心體曰水是名以濕爲體心是名以知爲體最爲片言居要乃永嘉曰靈知王陽明曰良知晦翁亦曰虛靈不昧其語似有淆訛若爲分析曰永嘉之所謂靈者卽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了了常知故自言之不及非以能思筭能注想而爲靈陰符不神之神也若朱子之虛靈不昧則謂其仁義禮智之所自出如見孺子

入井卽起惻隱聞擘噉聲卽起羞惡動於善者機也陽明之良知則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情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致良知夫無善無惡者心之體近於禪矣而知善知惡是良知與晦翁虛靈不昧何嘗相悖世有宗良知而詆晦翁者舛矣若以水喻陽明所謂良者清濁未分之水平乎晦翁所謂靈者清濁旣分但取其清以爲原初水平雖然晦翁固迥異於禪陽明之禪



亦非張無盡張無垢之禪也爲其認定無善無惡以爲心體即與不垢不淨相似而與不生不滅猶懸不見楞嚴經耳根圓通三真實有常真實乎佛言常光現前祖言無記昏昧昭昭契本真空的的法華經云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惟此靈知輝天蓋地亘古徹今豈無善無惡便稱了義至於知善知惡更落第六識宗門轉識成智正轉此識何謂良知永嘉云法身般若解脫三者一念全具方

爲一念相應此靈知之自性夫般若解脫亦有不兼法身者而證道歌又云法身了却無一物本原自性天真物何耶麤心納子豈可共語話也宗家有語者顯其無語之物有修者修其無修之初顏子竭才方見卓爾博文約禮孔子所以竭其才譬如明珠沉於海底必涸大海之波濤然後見之故瀉山云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燄之無窮思盡還源立地成佛若有一毫一絲沾帶則謂之挾帶謂



之借借臨濟所用金剛王劔正謂此等孔子許顏淵曰知不善未嘗復行夫不善者豈謂身三口四等不善哉毫釐係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是已他日又曰拳拳服膺是猶有碍膺之物在故判爲三月不違未見其止法華經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止則罷參矣

昔有大德於如是我聞四字得悟此經觀自在自在二字便可單刀直入不必讀徧全篇又况六百卷大般若經也何以故自在即是法身見法身者即是觀照般若六祖所謂大圓鏡智能出生妙觀察智平等性智成所作智也永嘉料揀有般若法身解脫三者一時具足乃爲徹悟惣之在法身中一了百了若有時在有時不在則非自在故曰放下便穩此又心經之心

自性三真實即在父母所生耳人人本具故世尊云奇哉衆生有如來智慧德相臨濟云汝等諸人



身在雲霄心在糞堆裏如彼老鴉此意可參也但  
想參時愈遠耳只謂此事太近文殊於楞嚴經儘  
力讚歎至維摩遂以默然爲不二法門

永嘉以法身般若解脫分爲三又曰法身覺了無  
一物蓋人人具有法身但不了覺耳此了覺即般  
若也吾人於展經須悟道只如是我聞四字余謂  
此經自在二字可作六百卷註解

知幻即離青山白雲離幻即覺白雲青山雲不可

即幻復誰名以爲幻也儕塞太虛游氣亂清以爲  
非幻也如意自在絕膜忘形欲會個中意日午打  
三更 跋離幻上人卷

雜紀

天啓四年秋河南撫臣程紹以傳國璽進其昌時  
官禮部左侍郎故事進奉必繇禮部因捧表副使  
張夢鯨先有摹榻絹本得此藏之家以爲家慶璽  
重一百二十兩方各四寸面厚一寸二分螭鈕高



一寸八分進之日爲十一月十三 皇上御殿傳  
視廷臣受朝賀羣臣稱萬歲三舞蹈而出有詔賞  
資撫臣以下有差

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宰相事也戰必勝  
攻必取大將事也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  
此論之舛者也有相則任將必得其人如李鄴侯  
贊皇是也土木之變已無相于忠肅之成功賴  
無相以撓之若更有一人在忠肅之右即爲掣肘

又使有諸言事者旁撓之則社稷爲重君爲輕之  
語能無不忠不道之抨擊乎遼左之役無相無將  
而又有言官益不可爲熊中丞疏云遼左之亡必  
亡於臺諫之手遂爲篤論矣此時雖有忠肅庸濟  
乎

東坡在海外所至不容僦僧寮以居而與子過自  
縛屋三間僅庇眠食嘗行吟草田間有老嫗向之  
曰內翰一場富貴却都春夢也東坡然其言海外



歸至陽羨買宅又以還券不果蓋終其世無一椽  
視今之士大夫何如耶樂志論故隱淪語然開口  
便云良田廣宅去東坡遠矣

東坡守汝陰作擇勝亭以帷幕爲之世所未見也  
銘畧曰鑿枘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張  
我所欲往十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床又云豈  
獨臨水無適不減春朝花夕秋郊月塲無脛而趨  
無翼而翔弟子由亦云吾兄和仲塞剛立柔視身

如傳苟完即休山磐水嬉習氣未瘳豈以吾好而  
俾民憂穎泉甚清穎谷孔幽風有翠幄雨有赤油  
匪舟匪車亦可相攸

岸公每歲入畫溪林密山深處採茶加以焙製分  
布好事家且口授火候委曲覺君謨茶錄猶爲逗  
漏陳徵君錫以嘉名進之果位而唐居士重說偈  
言要使喫趙州茶者洗佛圖澄腸胃不負授記因  
緣也



絕學無爲者禪栖惟恐不深了斷生歿者經行慮其不遠然修證雖殊勞逸自一在佛擔簦究竟此游山耳奇峯上人以拾字紙爲生活忽謂余紙拾已竟靈雲活水是我無字處因爲書此

元李氏有古紙長二丈許光潤細膩相傳四世請趙文敏書文敏不敢落筆但題其尾至文徵仲止押字一行耳不知何時乃得書之

青囊中書九卷不言相宅乃卜筮前知之術門人未及讀而爲火所焚今世所傳青囊僞可知矣

抱朴子云洪聞之諺曰子不夜行則安知道上有夜行人今不得仙者安知山林間羽客昇仙哉夫草澤間士以隱逸得志以經籍自娛不耀文彩不揚聲名不修求進不營聞達人猶不能識之况仙真者亦何急急今朝闕之徒知其所云爲哉

孔北海告援劉玄德玄德喜過望曰孔北海亦知有劉備耶曹公視北海不異敵國曹劉皆人雄未



易動也

昔年見一書載崔鶯鶯有子七人客有言鳳凰一將九子者余以爲喻然其書不知所出今日讀鄭恒爲崔夫人埋志子六人曰頊珮瑾玳璿琬女一適盧損恒字行甫崔七十有六而合葬此碑成化間出於舊魏縣廢塚古之淇澳也碑立於大中十二年當以會真記歲月參攷之

張東海題詩金山有西飛白日忙於我南去青山  
冷笑人有一名公見而物色之曰此當爲海內名士東海在當時以氣節重其書學懷素名動四夷自吳中書家後出聲價稍減然行狎書尤佳今見者少耳

余每聞吳中袁尚書之清德今年以儻居至一樓房居亭曰此樓不甚久曾爲袁尚書僦之每就樓上炊炊着處屋輒無色其貧如此

袁尚書婦無視孫女以餓縊歿尚書善噉平生不



能饜每市覘爲晚餐可竟一斗有一門生餽以十金輒作三封以一封置袖中乘月叩窮交之戶呼與偕步以袖中金贈之而別其貧都繇此然每攜妓泛泊一日不能廢也

吾松前輩曹定菴以憲副歸里中家甚貧太守使人餽粟以斗爲數易簣前太守以粟至曹公不受作書曰老夫不食三日矣不敢虛賢府公之賜其介如此此公當不愧古人若蘇之袁安節則定庵

之流也

余與仲醇以建子之月發春申之浦去家百里泛宅淹旬隨風東西與雲朝暮集不請之友乘不繫之舟壺觴對引翰墨間作吳苑醉真娘之墓荆蠻尋懶瓚之踪固已胸吞具區目瞠雲漢矣夫老至則衰倘來若寄旣悟炊粱之夢可虛秉燭之遊居則一丘一壑惟求羊是羣出則千峯萬壑與汗漫爲侶茲余兩人敦此夙好耳



呂梁縣瀑三千仞石骨出水上憶余童子時父老  
猶道之今不復爾東海揚塵殆非妄語

高郵夜泊望隔堤大湖月色微晦以爲城也至詰  
旦水也竺典化城無廼是乎

北固山在京口有米元章榜書天下第一江山寺  
名甘露寺在山下平岡逶迤里許鐵甕最勝處也  
辛卯五月四日余與陳從訓李將軍游眺

惠山寺余遊數次皆其門庭耳壬辰春與范爾孚

戴振之范爾正家姪原道共肩輿從石門而上路  
窄險孤絕無復游人捫蘿攀石涉其巔際太湖森  
茫三萬六千頃在決背間始知惠山之大全

吳中山有兩支一自大陽山起祖盡於天平金山  
皆爲獸形其山石帶土一自穹窿起祖盡於上方  
皆爲魚形其山土帶石蘇之勝在具區具區獨有  
七十二峯

搖城在府城東南越槌王居之今名大姚米元暉



有大姚村圖訛也

梅都官園梅聖俞晚年謝事卜築滄浪之傍與蘇子美爲隣

石湖別墅在橫山東宋范成大創因越來溪故城爲亭榭內有天鏡閣孝宗賜御書石湖二大字范號石湖居士以此

吾松之山機雲以古賢名爲名鍾賈羅余以居人姓爲名惟南幹北幹以山之形勢爲名鳳凰天馬

以鳥獸爲名神山原名辰山在諸山之東南次於辰位今作神者訛也大都江山自開闢以來何有名字皆世諦流布相承踵耳詞人挾江山以爲境江山亦以詞人爲境齊魯青不了澄江淨如練是爲山水傳神寫照語也山水亦樂得之

吾郡九峯之間有小赤壁余頃過齊安至赤壁其高僅數仞廣容兩亭耳吾郡赤壁乃三四倍之山靈負屈莫爲解嘲昔時名人鹵莽如是因書赤壁



一正向來之謬然余以是并疑吾郡有小崑山未知去抵鵲村路幾許使余得鑿空游之或亦如小赤壁不須多遜也

澄鑒寺在中泐唐船子和尚載月釣魚處也近仲醇修葺之余爲題其門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其幽勝可知矣

客從黔粵來述點蒼陽邨之勝乃賦家未曾題一語也如高人韻士巖居僻處迥絕人境而弓旌不

到竹帛無書方之東南丈山尺水便有點綴如石湖虎丘云云者真有幸有不幸矣第不知埋名剗采亦復山靈所自幸否

三衢有爛柯山是王積薪遇仙處石梁亘空六月不暑

武夷有大王峯峯極尊勝故名武夷君爲魏王子騫曾會羣真於此奏人間可哀之曲

武夷接笋峯奇絕爲天下名山最佳處余不能登



峯舟行仰視已在別一世界

普明埕在沙縣東山埕始建即工余爲題曰普明  
廣數十丈邑文學共成之而水有立石石有題字  
水蝕其半余意得之爲宋馬少游墓然何以在洄  
流最深處而又以埕成忽踊出揆之物理皆不可  
曉  
大田縣有七巖臨水山下皆平田秋氣未深樹彫  
葉落衰柳依依

洞天巖在沙縣之西十里其山壁立多松樟其上  
有長耳佛像水旱禱著靈跡其巖廣三几二榻高  
三仞餘滴水不絕間人未之賞也余創而深索之  
得宋人題字石刻十餘處皆南渡以後名手詩歌  
五章巖中有流觴曲水縣令徐君與余飲竟日頗  
盡此山幽致

曩於徐文貞公續集中讀迂直先生集引因念郡  
大夫修誌當採以傳而恨未覩其集也茲從其孫



見先生手書詩若文大雅平淡正始之音蓋陶南  
村楊東里風流未遠不作鈎棘翻空習態而書法  
亦近宋仲溫特開窓信筆不甚作意本色故可想  
見也文貞公於近世名公之集鮮所許可顧以先  
輩典型重先生而以先生之不用爲世道惜品藻  
如此非夸毗子所能知矣

世人以生時爲定命釋家則謂之定業定業唯其  
宿命通者能知之吉凶禍福與善惡不應者果報

也與善惡相應者花報也花報在現世人人可以  
理推果報在前生雖李虛中張果老亦窮於術吾  
未知夏越龍著此書有裨於星平否雖然其言五  
行生歿之變則幾矣世有明眼人必能賞之

秘之

王弼山先生戒子弟勿攻詩恐爲舉子業病即弼  
山舉子業無稱也王文恪瞿文懿聖於舉業皆不  
能爲詩乃近時詩人徃徃拾青紫如俛芥則何以  
故豈徃哲無兼材而時流多雙美乎蓋文章之竅



至今而始露其解粘去縛不主故常不落言筌者皆詩法也假令王瞿而在必易其故轍否則拱手入老經生隊矣余始識京山李宗文於童子科歎其早慧何詣不極去楚十餘年而王幼度傳其杜曲集迫讀之不卑元白不沿王李解粘去縛超乘而上所爲文章法者具在即稱詩又奚爲舉子業病乎宗文爲本寧先生之小阮當爲宗文傾秘密之藏極其才情之所如以昌其詩弇山爲失

言矣

昔王心齋先生居泰州爲賈人居停主較然不欺人歸之如流水先生自悟忠信可以動衆獨目不識字無如聖人道何也乃就塾中聽學究課童蒙久之又從縫掖爲經生師者聽其解傳註豁然有省先生乃自立難有聞其說者驚詫曰此非吾輩所及越東有王陽明公者其指類是益往辨證乎先生以弟子禮見陽明旣數日復疑之請陽明還四拜禮陽明如所請不稱師而今徐曰仁諸高足



與酬義先生乃更執弟子禮爲陽明羽翼而是時有會首舉林公春者師事先生先生無所遜也今吾鄉徐樂野亦起家居傳以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雖未嘗高談性命要以舍什一而風雅旣治生而達生豈夜行不休者可同日語哉余友陳太僕高亮少許可顧心重君爲之立傳斐亶千言摹寫神照蓋有名鉅所不能得之太僕者而君得之其與林公之重王先生無以異也君今年八十所爲

八千歲春八千歲秋者斯文在矣

作書與詩文同一關捩大抵傳與不傳在淡與不淡耳極才人之致可以無所不能而淡之玄味必繇天骨非鑽仰之力澄練之功所可強入蕭氏文選正與淡相反者故曰六朝之靡又曰八代之衰韓柳以前此秘未覩蘇子瞻曰筆勢崢嶸辭采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實非平淡絢爛之極猶未得十分謂若可學而能耳畫史云若其氣韻必在



生知可爲篤論矣余初釋褐時琴師第一手諷余學之謀於嚴中舍中舍曰此事極難但初下指一聲不合即終身無復合理余悟其語遂輟琴不學嘗見妄庸子有摹倣黃庭經及僧家學聖教序道流學趙吳興者皆絕肖似轉似轉遠何則俗在骨中推之不去又東施不捧心未必爲人所憎厭也唐宋文人著集至百卷者無數消滅殆盡而獨韓柳歐蘇曾王江湖萬古歐虞褚薛之書各有門庭

學之不深亦得彷彿惟顏魯公行書了無定法此其故殊可參尋每舉示人不得解者今爲平仲盡

勿視麤心人也

魏平仲字冊

玄宗幸蜀時曰此去劍門水綠山青鳥啼花落無非助朕悲悼故知嶠詩之工羯鼓催花聽霓裳曲時嶠詩乃如嚼蠟耳文生於情信然

白香山有詩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素一時歸東坡感其語以樊素竟棄香山去矣獨侍兒朝



雲與坡公終始頗以自喜然又有嶺南之訣此輩何幸得附兩公以傳又豈止杜甫少游黃鸝野鴛之論乎

白香山得法於鳥窠有六漸偈深入禪悅不知何以多爲情語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閒度蓋千古壯夫惜時之感魏武老驥伏櫪之句堪令人擊碎唾壺豈關銅雀臺伎者耶知此可與讀琵琶行矣又樂天有詩云病與樂天相伴在春隨樊

素一時歸此亦所謂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刺當時黨人行徑所云又抱琵琶過別船亦可爲琵琶行解也

東坡云詩人有寫物之工棄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冷風清欲墮時此必非紅蓮詩裴璘詠白牡丹詩長安豪貴惜春殘爭賞先開紫牡



丹別有玉杯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

明月照積雪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澄江淨如  
練玉繩低建章池塘生春草秋菊有佳色俱千古  
奇語不必有所附麗文章妙境即能瞭然齊隋以  
還神氣都盡矣

東坡戒殺自謂經憂患之餘今有不罹世網而深  
念物命行刀塗火塗道薄滋味養悲心者尤可尚  
也

于蕃贈余七言近體一章格調雄厚詞人之超超  
玄著者中有牢愁語余亦慨其意然亦成詩識矣  
憶余丙申持節長沙有題畫寄友人陳徵君仲醇  
詩云隨雁過衡嶽衝鷗下洞庭何如不出戶手把  
離騷經蓋十年而余再游三湘事與境會若預爲  
詠懷者又甲辰出山時有題畫一絕云徵書雖到  
門猿鶴幸相恕緣知湘楚游故是離憂處及余行  
部以法裁諸貴人楚善怨又有耽耽者余自解組



歸猶恨在陶令八十日之後二詩皆成詩讖余與于蕃贈言而三人出處有定數何足逆計也于蕃寓書於余謂以好收余書囊爲之澁夫富人欲殺而清士好之特甚余則幸矣于蕃得無有詩人之窮也乎

李道生枯蘭再花詩刻余不以爲花譜直以爲詩之緯書豈君家太白所云聲名從此大汨沒一朝伸者此花爲魄兆乎大都詩人於下乘詩魔有所

不取即其枯境龍蛇之蟄於隆冬者禽氣守也醴之醉以千日者酒力厚也太陰煉形五百年應真入定一小劫榮可枯枯可再榮亦何常之有顧其枯何若耳道生剗心去智而專力於詩今固枯後再榮時吾安得以發國香通姑夢等常語綴其後

白太傅唐之達人出處之際大有淵明之概讀長慶集足以動悟此賦是初應省試之作已近聞道



者不待參鳥窠禪後方能爲八漸偈

動靜交養賦

悲秋爲賦家鼻祖季子觀樂至韶而止爲之後者

不亦難乎歐陽公乃於宋王之外別構一奇雖陳

言盡去而典則森然良繇深於六經故可奴僕命

騷耳宋人猶有謂歐九不讀書者是何言與

秋聲賦

陳思王詩曰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隣恩愛苟不

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憐然後展慤懃憂思成

疾疹無乃兒女仁可爲文通此賦轉語陸魯望祖

之曰丈夫非無淚不灑別離間仗劍對樽酒恥爲

游子顏亦是鐵中錚錚

別賦

王介甫金陵懷古詞東坡於壁上觀之歎曰此老

狐精也其推服如此米元章又稱荆公書絕似五

代楊少師蘇之詞米之書皆橫絕千古獨不敢傲

介甫此公若不作宰相豈至掩其長耶

宋人特工於詞曲蘇歐秦黃其最著者惟王半山

爲之風骨稜稜脫去艷冶態雖秀鐵面嚴冷不得



以教壞人家男女相嘲也

顧光祿公清宇於前已卯歲造青蓮舫余時與莫廷韓徐孟孺宋安之輩常爲泛宅之游距今五十年矣原之思其所處重爲修飾山陽聞笛人物眇然獨百穀詞翰依依當日情踪宛然在眼題此志慨

金陵春卿署中時有以松蘿茗相貽者平平耳歸來山館得啜尤物詢知爲閔汶水所蓄汶水家在

金陵與余相及海上之鷗舞而不下蓋知希爲貴鮮游大人者昔陸羽以精茗事爲貴人所侮作毀茶論如汶水者知其終不作此論矣

國之有是非猶中國夷狄不容並立必有膺懲夷狄者而中國安必有排折邪說者而清議立若聽其自相角而袖手旁觀以免於謗怒是夷狄中國聽其自相屠戮而曰恐夷狄之怨也可乎

天下無事則庸人得以勢位而屈英雄天下有事



則賢者得以識力而治不肖猶之宋延清之奪袍  
李景讓之舉杯雖公卿滿前拱手相讓不復序爵  
矣土木之變于忠肅第一少司馬豈無公卿在其  
右者而舉國聽其成筭無敢或譁是其驗也

門人徐士竑闕

容臺別集卷之一終



容臺別集卷之二

華亭董其昌著 冢孫庭輯

題跋

書品

唐人書皆迴腕宛轉藏鋒能畱得筆佳不直率流  
滑此是書家相傳秘訣微但書法卽畫家用筆亦  
當得此意

晉人書取韻唐人書取法宋人書取意或曰意不



勝於法乎不然宋人自以其意爲書耳非能有古人之意也然趙子昂則矯宋之弊雖已意亦不用矣此必宋人所訶蓋爲法所轉也

唐人詩律與其書法頗似皆以穠麗爲主而古法稍遠矣余每謂晉書無門唐書無態學唐乃能入晉晉詩如其書雖陶元亮之古淡阮嗣宗之俊爽在書法中非虞褚可當以其無門也因寫唐人詩及之

褚河南書如瑤臺嬋娟不勝綺靡乃其人大節著所謂宋廣平鐵心石腸而賦情獨冶艷顏魯公碑書如其人所謂骨氣剛勁如端人正士凜不可犯也然世所重惟其行書如爭坐位祭侄蔡明遠劉太冲馬病鹿脯乞米諸帖最爲烜赫有名直接二王出唐人之上蓋以氣格勝磊磊砢砢不受繩束最是端人正士本色耳癡人前不得說夢說着如端人正士便作算子書安能使木佛放光照諸



天世界耶

顏常山兄弟忠義大節惟褚河南不媿而魯公書法鬱勃奇宕不似登善瑤臺嬋娟姿媚自喜蓋書法本同工力但魯公以艱危增其氣耳又不知河南入長沙書後更如何也

東坡先生書世謂其學徐浩以余觀之乃出於王僧虔耳但坡公用其結體而中有偃筆又雜以顏常山法故世人不知其所自來卽米海岳書自率

更得之晚年一變遂有冰寒於水之奇書家未有學古而不變者也

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展而有餘猶非篤論若米老所云大字如小字小字如大字則以勢爲主差近筆法今榜書如米老之寶藏第一山吳琚之天下第一江山皆趙承旨之上雖顏魯公猶當讓席其得力乃在小行書時畱意結構也書家之結字畫家之皴法一了百了一差百差要



非俗子所解

余十七歲學書二十二歲學畫今五十七人矣有  
謬稱許者余自較勘頗不似米顛作欺人語大都  
畫與文太史較各有短長文之精工具體吾所不  
如至於古雅秀潤更進一籌矣與趙文敏較各有  
短長行間茂密千字一同吾不如趙若臨倣歷代  
趙得其十一吾得其十七又趙書因熟得俗態吾  
書因生得秀色趙書無弗作意吾書往往率意當

吾作意趙書亦輸一籌第作意者少耳古人云右  
軍臨池池水盡黑假令耽之若是故當勝余於趙  
亦然米老云吾書無一點右軍俗氣吾畫無一點  
李成關仝俗氣然世終莫之許也政恐余所自評  
猶類憐兒不覺醜耳

邢子愿侍御嘗爲余言右軍之後卽以趙文敏爲  
法嫡唐宋人皆旁出耳此非篤論文敏之書病在  
無勢所學右軍猶在形骸之外右軍雄秀之氣文



敏無得焉何能接武山陰也雖然其可傳者自成一家望而可知爲趙法非此則鮮于康里得並驅墨苑矣

古人作書必不作正局蓋以奇爲正此趙吳興所以不入晉唐室也蘭亭非不正其縱宕用筆處無跡可尋若形模相似轉去轉遠柳公權云筆正須善學柳下惠者叅之余學書三十九年見此意耳

今年遊白下見褚遂良西昇經結構道好於黃庭

像贊外有筆思米元章以爲經生書又云是一種好僞物余曾以顧虎頭洛神圖易之主人迫欲朱提力不能有遂落賈人手如美人爲沙叱利擁去矣書家以豪逸有氣能自結撰爲極則西昇雖俊媚恨其束於法故米漫仕不甚賞心若兒子輩能學之亦可適俗因作小楷書記之

行書十行不敵楷書一行米南宮語也時一爲之以歛浮氣竟此紙凡十起對客信乎孫虔禮所云



神怡務閒之難也

蘇端明畫古木竹石贈賈耘老欲好事家月給米  
周賈者方與之余書畫浪得時名潤故人枯腸者  
不少又吳子贗筆借余名姓行於四方余所至士  
大夫輒以所收視余余心知其僞而不辨此以待  
後世子雲又不知蘇公有此否也蘇公好爲人作  
書但斐几筆精張牋素以俟便得乘興若求其書  
必不可得余亦不喜人求對面作書卽勉應之亦

不能工又俗子自稱解書者不應也

昔阮居士手自蠟屐日未知一生着得幾兩屐余  
自十七歲學書今七十二人矣未知一生紙費幾  
何筆退幾何在禮部時高麗進貢使者詢知余坐  
堂上便謂異事想筆跡亦傳流彼中又同年夏子  
陽黃門使琉球歸追請余書以應琉球使人曰彼  
國中所寶如白集故事不如諸夏或在此耳  
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吾如浮雲老杜語殊可



味又云惜哉功名迹徒見書畫傳似猶不免俗態

吾書無所不臨倣最得意在小楷書而懶於拈筆  
但以行草行世亦多非作意書第率爾酬應耳若  
使當其合處便不能追踪晉魏斷不在唐人後乘  
也

盧鴻字浩然亦曰鴻乙余題戲鴻堂帖曰飛冥易  
肆高戲海書家妙將開鴻乙堂或免斥鴳笑用此  
事也嚴君平為冥鴻鍾元常書如飛鴻戲海又宋

劉次莊有戲魚堂帖而浩然亦有草堂圖行於世

孫虔禮所稱書有五合余無感惠殉知之合而亦  
無意違勢屈之垂身為士夫但以此為悅生之事  
雖讚毀非所問也

吾於書似可直接趙文敏第少生耳而子昂之熟  
又不如吾有秀潤之氣惟不能多書以此讓吳興  
一籌畫則具體而微要亦三百年來一具眼人也

醉後磨墨一斗以三文錢雞毛筆書此篇迅疾如



追風逐電畧無疑滯皆是顏尚書米漫仕書法得來書家當有知者

憶余爲此書是甲辰冬時余初有楚中之命偃蹇不欲出頗念山陽語可以自老書以見志今年秋解綬歸來雖落彭澤八十日之後然再披此卷差可不愧矣聞于蕃於余書有昌猷之嗜當書告墓文以貽之

丙午除夜前二日憶雪不可得家有王右丞郭恕

先雪山須雪乃懸壁遊賞今年未之試也遂竟寫雪賦一篇若上元無月當燃燭寫月賦

昔人以劇秦美新爲後人贗作此太玄賦又是辨誣公案故書之

余性好書而懶矜莊鮮寫至成篇者雖無日不執筆皆縱橫斷續無倫次語耳偶以冊置案頭遂時爲作各體且多錄古人雅致語覺向來肆意殊非用敬之道然余不好書名故書中稍有淡意此亦



自知之若前人作書不苟亦不免爲名使耳  
文待詔每旦必書千文一卷余此卷先後七年紙  
成堆墨成日無望矣書道安得進乎

千文凡書四載先後作止筆墨間闊幾如寫一大  
藏經今至延津始成之山中自恃多暇乃至不如  
吏牘之餘余所愧于嵇叔夜也

江右其侍御雨以所藏鮮于伯幾書老杜茅屋秋  
風歌見示余爲跋其後并臨一卷侍御頗訝其相

肖不知余乃降格爲之耳因識於此

隱居所謂此一人或卽許先生也今閣帖中多許  
書黃長睿米元章各有辨誤况王著憑秘殿做書  
摹版充爲失真吾嘗謂古帖不足學學書必見真  
跡以此 陶隱居與梁武帝論書啓

此吳太學集余書而填廓入石者以余不耐多書  
故也昔蔡君謨書畫錦記每一字輒書數十擇其  
合者存之名爲百衲碑吾鄉陸文裕公書一紙嘗



廢十餘紙書家之不欲自見其瑕如此今余既多  
 所存鮮所廢令太學得收其疲卒輒為一軍則余  
 實拙於匿瑕太學不能為余護也然其結習之勤  
 所期托吳太史之筆以不朽乃公者真孝子事矣  
 吳憲副養  
 微行狀  
 不覺利欲之感情一語乃此篇提綱非此何以服  
 禮法之士哉顏光祿詩云劉伶善閉關馳情滅聞  
 見酒徒故不易承當也

弇州公嘗呵唐宋人文字如此篇索之四部藁中  
 曾有一否王公且爾况虺蜥撼大樹者哉杜樊川  
晚晴賦  
 韓退之桃源行謂神仙渺茫子瞻祖其說謂漁父  
 所見乃避秦之子孫世居武陵者右丞此詩真為  
 淵明誤矣然退之從子湘在仙藉子瞻一生好輕  
 舉延年為通人之一蔽何獨於武陵人致疑耶右  
 丞作此詩時年十九及中歲好道晚年有白髮終  
 難變黃金不可成之語當亦有味於韓蘇兩公之



持論矣

蔡忠惠公進小團茶至爲蘇文忠所譏謂與錢思公進姚黃花同失士氣然宋時君臣之際情意藹然猶見於此且君謨未嘗以貢茶干寵第黠綴太平世界一段清事而已東坡書歐陽公滁州二記知其不肯書茶錄余以蘇法書之爲公懺悔不則螿龍詩句幾臨湯火有何罪過凡持論不大遠人情可也

張循王之孫鎡捨宅爲寺有發願文集米元章書爲之行於世今五百年矣寺廢復興則余友吳中丞本如爲方伯時金湯之力徑山禪師慧空茲來住山將引同志爲四十八願衆生以錢刀爲腦髓昔時深山窮巖尚有銜花之鳥今雖通都大國猶如綠木之魚蓋戛戛乎其難之然張公願力能感五百年後之宰官慧公願力何難信當世之長者慧公勉之



今日觀周密烟雲過眼錄有陶隱居寫小楷黃庭  
外景經與大洞經此二經尚無石刻何論真蹟又  
有楊凝式書千文今皆無傳想見元末國初法書  
猶爲衰中之盛今東南惟晉陵唐氏姑蘇韓氏繡  
水項氏收藏差富亦漸爲好事者所構此外寥寥  
無聞余行游天下徃徃地閱千里無一卷一帖可  
入眼者欲如米老之作寶章待訪錄矣

羅大紘鶴林玉露談山居閒適之趣可以動悟政  
恐纓綉之流以爲不情語耳余自出春明來十餘  
年日涉此境深解其趣故時書之不敢以貽貴人  
惟一丘一壑與吾同好者方爲拈出所謂一日清  
福上帝所靳吾輩不可不知足爲達者笑也

詩家以曹氏父子爲三祖若其文章之品惟屬陳  
王蕭選所載爲表爲書皆聲叶宮商體合風雅未  
有勢險節短若離若合如子桓此篇之蕭散縹緲  
可歌可舞開晉人清言之端洗子雲艱深之習子



建安能獨占八斗真難爲弟者矣

每至暮春耕日寫蘭亭叙一通今日舟次泖上簡篋中得烏絲唐牋但可作行楷遂書此序自正月至今兩都士大夫未得黜幽之期群飛刺天黑風簸蕩人人自危安知有黜陟不聞之適乎此時寫盤谷叙較勝蘭亭多矣

今日偶讀山谷老人題跋隨意書數則其推挹東坡千古交誼可想李伯時米元章皆叛公於追論

元祐黨籍之日當時物論薄之人益以此重山谷世人以須臾富貴而賣友排賢至有助之羽翅而反戈相向者其於忠孝大節何有也丙辰二月之望偶筆書此一似詩識是年八月二十日重題志慨

范希文岳陽樓記宋人猶以爲傳奇文東坡醉白堂記一似韓白論耳文章家之重體如此若夫希文之先憂則不愧其自許矣宋之古文實繇范公



推尹師魯開之又以公書法絕類樂毅論雖文與書非所以重公在此道中未嘗不稱當行名也家也蔡忠惠公書此記凡一字數十更存其合者纔得顏碑什七耳今日得宋榻徐季海書洛州府君碑以其意爲此如黃金鑄范少伯一鑄而就止以速成自喜不計工拙也

畫錦堂記

余曾書古詩十九首自鍾王以至蘇米各擬之爲十九體山東許尚寶一本新安門生方胃子亦一

本與此而三但此本不用各體似無忘羊岐

路耳

朱陽舟次奉陳琪華館丈良覲談義興吳文肅家藏米元章書離騷經世世珍之蓋李文正題爾爾余獨命之蔡元長然以沅蘭湘芷不當辱於姦相之筆明知非米而仍命之米正是權教非實語也琪華丈肯余言且謂蘇黃米蔡正是蔡元長今屬之君謨書譜中自具史家衮鉞聊記之

鯨鯢薦食海若震驚大中丞張公夙受圮橋之一



卷親統越絕之六千築觀獻俘殺虎徵應公是以  
有此詩春容大雅則杜陵縛雞之篇鬱勃恢奇似  
昌黎驅鯉之作緩帶臨戎登高能賦殆兼之矣弁  
以拙書詳見圖跋

張中丞射虎行

此趙文敏爲仇山村書者余得觀其真跡以意倣  
之後有鮮于太常跋云子昂此書深得北海筆意  
與其他應副人情者不同乃知古人以偶然欲書  
者爲一合非云出自妙指縱橫皆合也

王右丞應制詩昌黎所云愉樂之詞難工者不爲  
摩詰設也古人才大無所不宜耳

裴將軍舞劍張長史運筆吳道子畫變相魯公輩  
人也因觀魯公真跡臨之

婁水王尚書家藏顏魯公贈裴將軍詩余曾臨數  
卷此其一也今爲伯應所收伯應自其尊公幕府  
携來所謂劍舞躍游電隨風縈且迴者且見之海  
上舟師何止公孫大娘渾脫舞可助書興余惡札



益自愧矣

右米元章行楷陰符經世無別刻惟晉陵唐君俞有宋楊余友陳懿卜摹之入石米老自稱書課平生不知幾十本顧於經文時有脫誤獨所謂三盜旣宜者改作旣寘最佳此亦必有所自非能鑿空信筆也

右李後主詞刻於淳熙秘閣續帖者後主傳撥鎗法七字世人罕能得之其詞凄惋真亡國之音也

然在詞場中猶不失作南面王當得衙官周美成秦少游輩耳

李後主書太白詩出於歐陽率更蔡京師之所題徽宗書畫皆用此筆意余家有雪江歸棹圖楚公跋正同要得散卓方可爲也

東坡大江東去詞舊名念奴嬌又改爲百字令後卽名赤壁詞余以胡浩然宋謙甫隲括二賦皆於賦外旁出二十餘字故限字爲此於字無出入於



腔不無出入也然次閔可爲東坡傳神東坡取忌不在口在筆文與可嘗規其作詩詩獄之後喜爲詩益甚前賦以曹孟德比時宰故曰時宰欲殺之時宰已矣賦自千古常新耳

東坡此詞次閔自傷不如周瑜之遇主子美一飯不忘君同意

燈咏三百篇以花影爲亂最是達人大觀人間世可歌可咏之事誰非花影何但觀燈

跋王觀察花影詩

唐子畏詩有曰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草夢中燭又曰秋榜才名標第一春風脂粉醉千場皆學白香山子畏之才何須以解首矜詡其亦唐人所謂今朝曠蕩春無涯不免器小之誦

陳思王詩曰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隣思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幃然後展慙懃憂思成疾疹無乃兒女仁可爲文通此賦轉語陸魯望祖之曰丈夫非無淚不灑別離間仗劍對樽酒耻爲



游子顏亦是鐵中錚錚

小楷書不易工米元章亦但有行押嘗被命做黃庭作千文一本以進今觀其跡但以研媚飛動取態耳邢子愿謂余曰右軍以後惟趙吳興得正衣鉢唐宋皆不及也蓋謂楷書得黃庭樂毅論法吳興爲多要亦有刻畫處余稍反吳興而出入子敬同能不如獨勝余於吳興是已

余少時寫小楷刻畫世所傳黃庭經東方贊後見晉唐人真跡乃知古人用筆之妙殊非石本所能傳旣折衷王子敬顧愷之自成一家因觀昔年書月賦漫題

久不作蠅頭小楷偶然欲書爲竟此賦大都學女史箴筆法今人罕見之不知吾所自也

雪賦

悲秋爲賦家鼻祖季子觀樂至韶而止爲之後者不亦難乎歐陽公乃於宋玉之外別構一奇雖陳言盡去而典則森然良繇深於六經故可奴僕命



騷耳宋人猶有謂歐九不讀書者是何言與秋聲賦

高麗側理隱起界道因而用之雖黃素黃庭之織成朱絲不是過也孫虔禮以紙墨相發爲書家一

合有以哉此書在處當以鶴鷓名館知足不辱居

然鳳德書鶴鷓賦

仲宣登樓賦在依劉荊州之日余至荊州訪其遺跡惟城樓刻此賦耳賦亦非古人名手所書不如曹娥碑之有右軍北海筆也

往余以黃庭樂毅真書爲人作榜署書每懸看輒不得佳因悟小楷法欲可展爲方丈者乃盡勢也題榜如細書亦跌宕自在惟米襄陽近之襄陽少時不能自立家專事摹帖人謂之集古字已有規之者日須得勢乃傳正謂此因書舞鶴賦及之

白太傅唐之達人出處之際大有淵明之樂讀長慶集足以動悟此賦是初應省試之作已近聞道者不待參鳥窠禪後方能爲八漸偈動靜交養賦



東坡書唐林夫惠硯云行至泗州見蔡景繁附唐林夫書信與余端硯一枚張遇墨半螺硯極佳但小而凸磨墨不甚便作硯者意待數百年後硯平乃便墨耳一硯猶須作數百年計而作事乃不爲明日計可不謂大惑耶

書硯銘

擊壤詩有云爭先徑路機關惡向後語言滋味長白香山云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永明云舉世盡爲身後慮何人暫省事前空皆崔子玉此銘之鼓吹也

西京十人侯其顯者具史傳若勒歛王吸亦必有一時功伐太史公不書則萬世不能舉故知汗馬奇勛必假柔翰而重又列侯百四十三人乃呂后朝陳曲逆所差次顏師古以第一至十八爲十八侯蹇項興劉韓彭最著以是呂后所收遂不齒及當時無一男子訟寃如唐時椎碎韓昌黎碑事亦可嘆也語至此惟范少伯堪以金鑄子房雖從赤



松游蚤落第三有贈後之耻矣 十八侯讚

右余庚子歲所臨閣帖凡得五卷一爲余門人魏澹明工部所請去其一卷爲東昌許周翰太守藏之今止存一卷又一卷不甚全亦爲友人分割漸散失盡矣此二謝書亦其餘也俞彥直以高麗紙徵余書屬趣裝多酬應不能輒暇因拾篋中書所謂神怡務閒所稱合作者以之塞請云

鹽官陳奉常家藏米襄陽真跡感慨激昂自以世

無知已獨不憶子瞻所許清標絕俗之詩佳妙入神之字乎蓋紹聖間時移事變禁蘇黃之跡米公亦諱言知已交態如此何論蔡天啓二楊小小物色也獨其書韻逸中法度森嚴一爲做之已已武林鄒孟陽訪余山中見此卷輒瞠目叫好謂米顛之作以米家筆書之雅稱雙美收置篋中歸視識者恐不免痴僻之誚 臨蕭閒堂帖

余見懷素一帖云少室中有神人藏書蔡中郎得



之古之成書欲後天地而出其持重如此今人朝  
學執筆夕已勒石余深鄙之清臣以所藏余書摹  
勒具見結習苦心此猶率意筆遂爲余行世余甚  
懼也雖然余學書三十年不敢謂入古三昧而書  
法至余亦復一變世有明眼人必能知其解者爲  
書各體以副清臣之請

醜古齋帖

蘇端明遇佳紙精筆橫陳几案輒自作書不休有  
從索書者輒怒不許近時祝希哲亦然余雖好書

都不自作書每勝日閒窓爲人所強而應者當時  
率意塗抹寧知後來盡用入石不得少藏其拙也  
耶因觀書種續刻題此

大慧禪師論叅禪云譬如有人具百萬貫吾皆籍  
沒盡更與索債此語殊類書家關捩子米元章云  
如撐急水灘船用盡氣力不離其處蓋書家妙在  
能合神在能離所以離者非歐虞褚薛名家伎倆  
直要脫去右軍老子習氣所以難耳那叱拆骨還



父拆肉還母若別無骨肉說甚虛空粉碎始露全身晉唐以後惟楊凝式解此竅耳趙吳興未夢見在兼葭帖

鍾太傅書余少而學之頗得 模後得從韓館師借唐榻戎輅表臨寫始知鍾書自有入路蓋猶近隸體不至如右軍以還姿態橫溢極鳳翥鸞翔之變也閣帖所收准宣示表還示帖皆右軍之鍾書非元常之鍾書但觀王世將宋儋諸跡有其意矣辛卯冬因臨宣示表及之

單炳文論閣帖止皇象宣示王廙二表不及二王書其精鑒如此蓋懷素所云右軍真不如鍾之論也廙書大類宣示表

唐相褚河南臨禊帖白麻墨跡一卷曾入元文宗御府有天曆之寶及宣政紹興諸小璽宋景濂小楷題跋吾鄉張東海先生觀於曹涇楊氏之衍澤樓蓋雲間世家所藏也筆法飛舞神采奕奕可想



見右軍真本風流實爲希代之寶余得之吳太學  
每以勝日展玩輒爲心開至於手臨不一二卷止  
矣苦其難合也

柳誠懸書極力變右軍法蓋不欲與禛帖面目相  
似所謂神奇化爲臭腐故離之耳凡人學書以姿  
態取妍鮮能解此余於虞褚顏歐皆曾彷彿十一  
自學柳誠懸方悟用筆古淡處自今以往不得舍  
柳法而趨右軍也

此定武本項氏所藏唐摹刻石於北宋時者以褚  
摹較之有異趙子昂得獨孤東屏二本一作十三  
跋一作十七跋正是此種以藏鋒爲綱骨取態弗  
論也丙寅中秋之望

蘭亭叙六朝時已有刻石余收開皇本是隋時刻  
者唐文皇因見刻本遂訪真跡於越州辨才得之  
命湯普澈馮承素褚遂良歐陽詢各摹一本原與  
隋時本相似不知宋代何以獨稱定武爲歐陽詢



摹下真一等群公聚訟緣此而起以至點畫波撇之間各加辨証又有五字損本七字損本及會字首行有闕有全紛紛同異如王順伯在廷之輩而吳興鍾之爲十三跋十七跋獨尊定武不知右軍肯點頭否也

蘭亭叙最重行間章法余臨書乃與原本有異知爲聚訟家所訶然陶九成載禊帖考尚有以草體當之者政不必規規相襲今人去古日遠豈在行

欵乎

趙文敏臨禊帖無慮數百本即余所見亦至夥矣余所臨生平不能終篇然使如文敏多書或有入處蓋文敏猶帶本家筆法學不純師余則欲絕肖此爲異耳

隨手書禊帖乃脫數字此不常臨寫所致藉令如吳興日數十舒卷豈有是耶書以志吾愧

因書蘭亭叙有脫誤再書一本正之都不臨帖乃



以勢取之耳

蘭亭叙以行款爲重米元章得褚摹真跡割截成袖珍帖乃知續鳧截鶴皆不爲害

米元章書多從褚登善悟入登善深於蘭亭爲唐賢秀穎第一此帖蓋其衣鉢也書授清臣清臣其寶之

此本發筆處是唐人口口相授筆訣也米海岳深得其意舟過崇德縣觀

定武禊帖惟賈秋壑所藏至百餘種令其客寥瑩中縮爲小本或云唐時褚河南已有之此本余已丑所書亦從館師韓宗伯借褚摹縮爲蠅頭體第非定武帖耳

章子厚日臨蘭亭一本東坡聞之謂其書必不得工禪家云從門入者非是家珍也惟趙子昂臨本甚多世所傳十七跋十三跋是已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山谷語與東坡同意正在離



合之間守法不變即爲書家奴耳因臨此本及之  
四月六日過俞彥直齋中晴窓啜茗重題  
余書蘭亭皆以意背臨未嘗對古刻一似撫無絃  
琴者覺尤延之諸君子葛藤多事耳

此帖在淳熙秘閣續刻米元章所謂絕似蘭亭叙  
昔年見之南都會記其筆法於米帖曰字字騫翥  
勢竒而反正藏鋒裏鐵適勁蕭遠庶幾爲之傳神  
已聞爲上海潘方伯所得又後歸王元美王以貽

余座師新安許文穆公文穆傳之少子胄君一武  
弁借觀因轉售之今爲吳太學用卿所藏頃於吳  
門出示余快余二十餘年積想遂臨此本云抑余  
二十餘年時書此帖茲對真跡豁然有會蓋漸修  
頓證非一朝夕假令當時力能致之不經苦心懸  
念未必契真懷素有言豁焉心胸頓釋疑滯今日  
之謂也時戊申十月十有三日舟行洙涇道中日  
書蘭亭及此帖一過以官奴筆意書禊帖尤爲得



門而入

趙吳興之蘭亭與丙舍帖絕相似官奴帖與丙舍又一家眷屬也

書法雖貴藏鋒然不得以模糊爲藏鋒須有用筆如太阿剗截之意蓋以勁利取勢以虛和取韻顏魯公所謂以印印泥如錐畫沙是也細參玉潤帖思過半矣

宋高宗於書取法最深觀其以蘭亭賜太子令寫五百本更換一本即工力可知思陵運筆全自玉潤帖中來學禛帖參取

右軍官奴帖事五斗米道上章語也已卯秋余試畱都見真跡蓋唐冷金箋摹者爲閣筆不書者三年官奴帖

右余近購王右軍行穰帖宣和譜載憶東坡題送梨帖云家雞野鶩同登俎春蚓秋蛇總入奩君家兩行十三字氣壓鄴侯三萬籤余家行穰十五字



當更得坡公粧點耳彥直索余書因臨此帖贈之  
古人用筆似踈寔密如環無端余此書做黃庭樂  
毅頗得右軍遺法然所謂鳳翥鸞迴非所敢也當也  
王右軍有太師箴小楷今無傳帖余書以擬之示  
東哲補亡意也

余此書學右軍黃庭樂毅而用其意不必相似米  
元章爲集古字已爲錢穆父所訶云須得勢自此  
大進余亦能皆臨法帖以爲非勢所自生故不爲

也

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世人但學蘭  
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老杜詩政如右軍書學之  
轉遠李邕云學我者死良然

今日寫各體書煩熯未平對客拈筆每做一種不  
能百字僅嘗一瓣似窮五技然使紙有餘地涼風  
噓之當不止此商丞百里見訪不孤其意未知得  
如賈耘老換羊書否偶背臨鍾王楷書各一種失



其文句不能與原本相合

先太史墓在震澤璵洋山每歲拜墓輒憇靈巖村  
居畱連旬日間弄筆墨以破寂寥今年寒食過數  
日猶未有茶欲採茶先墓歸薦祠堂雨窓漫興爲  
鍾王楷書各數行明日修禊之晨恨紙無餘地不  
及寫蘭亭也

唐摹右軍真跡以十七帖爲致佳余臨數十本皆  
爲好事者取去亦復有贗本如此本差稱意乃以  
王方慶進帖筆法參合用之所謂萬歲通天帖者  
是也

余曾有右軍行穰帖真跡十五字正是十七帖一  
種書及武林楊侍御自安福傳來唐摹絕交書紙  
墨用筆與行穰帖同中缺鸞字乃悟爲右軍書蕭  
齋所摹避子鸞諱而後人悞以爲李懷琳耳侄孫  
彥京爲余勒石因識之

十七帖硬黃本宋時魏泰家藏淳熙秘閣續帖亦



有刻余在都下友人汝陽王思延得硬黃本曾借臨一卷已於濟南邢子愿冢卿見所刻石即王本也余以臨卷質之子愿謬稱合作第謂趙吳興臨十七帖流落人間尚不下數十本請多爲之足傳耳余是以時臨此帖以懶故終不能多也

此韓宗伯家藏子敬洛神十三行真跡余以閏三月十一日登舟以初八日借臨是日也友人携酒過余旅舍者甚多余以琴棋諸品分曹款之因得

閒身做此帖既成具得其肉所乏神采亦不足異也

文氏二王帖有洛神賦稱爲子敬非也此李龍眠書宣和譜所云出入晉魏不虛耳又龍眠摹古則用絹素洛神卷是絹本或唐人書李臨做之乃爾適雋耶要須以十三行帖稱量之

太令洛神賦真跡元時猶在趙子昂家今雖宋榻不復見矣今日寫此四行亦唐摹冷金舊迹余見



之構李項氏遂師其意試朝鮮鼠鬚筆

趙文敏得宋思陵十三行於陳灝蓋賈似道所購先九行後四行以悅生印款之此子敬真蹟至我朝惟存唐摹耳無論神采卽形模已不相肖惟晉陵唐太常家藏宋榻爲當今第一曾一見於長安臨寫石刻恨趙吳興有此墨跡未盡其趣蓋吳興所少正洛神踈雋之法使我得之故當不啻也樂毅論乃扇書後人以爲右軍白書刻石梁世所

摹與唐摹字形各異淳熙秘閣續梁摹本也余家鴻堂帖唐摹本也又有一本唐摹在長安李氏曾屬余跋亦文壽承跋蓋貞觀中太宗命褚遂良等摹六本賜魏徵諸臣此六本自唐至今余猶及見其二恨梁摹白麻紙真跡爲新都吳生所有余亦不甚臨樂毅論每以大令十三行洛神賦爲宗極耳

柳誠懸小書玄真護命經不知其所自因臨畫像



贊知誠懸用其筆意小加勁耳唐人書無不出於  
二王但能脫去臨做之迹故稱名家世人但學蘭  
亭面誰得其皮與其骨凡臨書者不可不知此語

昔年見晉人畫女史箴云是虎頭筆分類題箴附  
於畫左方則大令書也大令書女史箴不聞所自  
據孫過庭續書譜有云右軍太師箴豈即女史而  
訛承於後人耶然其字結體全類十三行則又非  
王右軍也暇日適發興欲書遂復做之不見真跡

聊以意取乃不似耳

鍾太傅書自晉渡江時止傳宣示表百餘年間妙  
蹟已絕寧知今世有索靖出師頌耶此書在攜李  
項子京家故是甲觀

謝惠連墨跡新都汪氏所藏余令人摹勒入鴻堂  
帖觀其字形用筆全是宋高宗書豈德壽學謝書  
耶余以已意書此二章未嘗規摹謝迹也

黃浩翁云大字無過瘞鶴銘小字無過遺教經今



世所傳遺教直唐經生手耳瘞鶴則陶隱居書山谷學之余爲縮爲小楷偶失此帖遂以黃庭筆法書之

昔人以瘞鶴爲陶隱居書謂與華陽帖相類然華陽是率更筆文氏停雲誤標之耳

懷仁真跡在余家一紀餘未嘗展觀今乃臨石本政如漢元殺毛延壽

每以懷仁聖教序書有蹊徑不甚臨做欲用虞永法爲之方於碑刻習氣有異此冊亦其一也苦不能竟耳

古人摹書用硬黃自運用絹素此卷首有宋徽宗金書縹字與內景經同一黃素知爲懷仁一筆自書無疑書苑所云雜取碑字右軍劇迹咸萃其中非也黃長睿書家董狐亦以書苑爲據恨其不見真跡輒隨人言下轉耳

此書視陝本特爲姿媚唐時稱爲小王書若非懷



仁自運卽不當命之小王也吾家有宋舍利塔碑  
云習王右軍書集之爲習正合余因此自信有會  
右軍告墓表寶晉齋刻相傳爲智永集右軍書余  
曾臨智永千文真跡知後人集智永爲之非右軍  
之舊跡也久矣此帖應于蕃教書此遂有錯落豈  
直蘭亭臨本以僧權押字誤入行間爲曾不知老  
之將至而已耶

虞永興嘗自謂於道字有悟蓋於發筆處出鋒如  
抽刀斷水正與顏太師錐畫沙屋漏痕同趣前人  
巧處故應不傳學虞者輒成箕子筆陣所訶以此  
余非能書能解之耳

虞永興正書惟夫子廟堂碑行於世至如龍馬圖  
贊乃以碑中字集成其文在柳州集非真虞迹也  
破邪論則唐人小楷與柳誠懸清淨經竝是真筆  
一見之義興吳光祿家雖摹刻之鴻堂帖中未盡  
其法破邪論偶得宋榻臨此



褚河南書此贊真跡在館師韓宗伯家余嘗借觀近於分隸非二王法褚書哀冊最佳于文孟法師碑皆不及也

壬辰九月過嘉禾所見有褚摹蘭亭徐季海少林詩顏魯公祭豪州伯父文藁趙文敏道德經小楷皆真墨也是日仲醇又借得王逸季虞永興汝南公主志適到余爲手摹之

學李北海書五十五年矣初時專習頗爲近之自見米老運筆多有詆訶輒復忘其舊學然時一抄書亦不落吳興後也

李北海碑帖余見數本皆不全不可讀最後得此帖文義了然以大照禪師碑筆意叅合臨之昔人評北海爲書中仙手至宋時米元章微有異論姜堯章趙子固亦踵之惟趙子昂以爲宗極蓋子雲太玄必俟後世子雲如此

做北海娑羅樹碑

新安之溪上有吳太學家藏此詩真跡以爲杜甫



題跋

書余玩其用筆知是徐季海真書蔡君謨宗之雖方實圓雖勁實婉所未及顏魯公者在有筆墨蹊徑未脫歐虞褚薛姿態耳

書杜少陵謁玄元皇帝廟詩

右軍有撥鐙法傳於晉唐諸名家所謂口訣手授者南唐李後主猶傳此法余於徐季海三藏碑悟筆意當於內擲留筆取之正自覓解人不可得辛亥六月將書方正學求忠書院記先臨碑數種以發筆思因以玉枕蘭亭法縮季海此碑

唐世官誥皆出善書名公之手顏魯公爲禮部尚書猶書朱巨川誥如近世之埋誌非藉手宗工以爲孝慈不足其重如此國朝制誥乃使中書舍人爲之寫軸而書法一本沈度姜立剛何能傳後余兩掌制詞及先太史誥欲自書之忽有非時之命持節長沙封吉藩頒誥之時王程于邁不獲從魯公自書之例因臨顏帖爲之憮然

顏魯公受筆法於張長史嘗有錐畫沙印印泥之



喻又謂之屋漏痕然其碑帖嚴整蠶頭鼠尾卽不無錐沙印泥屋漏痕未之見也獨此碑落筆與放筆處和緩挺勁兼之余臨寫之次恍若有悟魯公曰自鍾王至虞陸皆口訣手授以至張長史信矣

錐沙三喻皆喻藏鋒不知出鋒亦有之因出鋒之適故成藏鋒之渾此碑是也東坡偃筆雖形類顏倣顏魯公書宋廣平碑側帖失在用筆矣其學王僧虔亦然

余近來臨顏書因悟所謂折釵股屋漏痕者惟二

王有之魯公直入山陰之室絕去歐褚輕媚習氣東坡謂詩至於子美書至於魯公非虛語也顏書惟蔡明遠序尤爲沉古米海岳一生不能彷彿蓋亦爲學唐初褚公書稍乏骨氣耳燈下爲此都不對帖雖不至入俗第神采璀璨卽是不及古人處漸老漸熟乃造平淡米老猶隔塵敢自許逼真乎題以志吾愧

魯公碑版中興頌最爲奇偉余在楚中祁陽令以



榻本進因作歌刻石記之以其字形頗大臨成此

卷便是几格間物不須扶藜夜讀如山谷所云也

魯公祭季明文昔在殷尚書家其孫携至長安畱

余齋兩月無以酬直遂落賈人手不復可得矣魯

公書惟行體最佳絕去唐人纖媚之氣余好之不

減二王因臨書識之

因觀顏魯公田神功八關齋會記擬其筆意書此

經米元章重顏行而不許顏真書故無楷行世亦

是缺陷張長史卽官壁記乃狂草之築基也

余旣失顏魯公送蔡明遠帖借米帖及楊少師合

浦散帖乞花帖洛陽帖遂欲焚硯今又作一觀如

張澤端清明上河圖本因南渡後想見汴京繁華

舊事故摩寫不遺餘巧若在汴京未必爲此每落

筆時想二家神情風韻所及當反深也直恐珠還

之日仍添我懶耳

新都汪太學儒仲以宋榻爭坐位帖見示神采奕



奕字形較陝刻差肥余臨寫之次時有訛字乃知是米海岳所臨嘗自記有臨爭坐帖在浙中此殆其真跡

魯公行書在唐賢中獨脫去習氣蓋歐虞褚薛皆有門庭平淡天真顏行第一伯肇年侄工於書徵余爲顏書真具眼者漫爾背臨以塞其請

顏清臣書深得蔡中郎石經遺意後之學顏者以觚稜斬截爲入門所謂不叅活句者也余此書竊

附魯男子學柳下惠之意

懷素自叙帖真跡嘉興項氏以六百金購之朱錦衣家朱得之內府蓋嚴分宜物没入大內後給侯伯爲月俸朱太尉希孝旋收之其初吳郡陸完所藏也文待詔曾摹刻停雲館行於世余二十年前在樵李獲見真本年來亦屢得懷素他草書鑒賞之惟此爲最本朝素書鮮得宗趣徐武功祝京兆張南安莫方伯各有所入豐考功亦得一班然狂



惟怒張失其本矣余謂張旭之有懷素猶董源之有巨然衣鉢相承無復餘恨皆以平淡天真爲旨人目之爲狂乃不狂也久不作草今日臨文氏石本因識之

蔡忠惠公書以學楊凝式者爲勝於學顏蓋蔡書多守定法學景度者乃不定法此卷其衆尤之尤也

白香山琵琶行以自寫羈臣怨士之緒以彼曠懷深悟憚悅豈爲淪落摩登伽女濕青衫之淚也山谷故是白太傅後身所作艷詞與琵琶行同致猶爲禪德所訶謂不止墮驢胎馬腹此書殆是未見秀鐵面時所作耶原是吾鄉朱司成所藏山谷他書學醉素獨此規摹章草以行書意寫流艷語正似香山以無情人落有情癡也

待訪錄有智永不全本千文余昔於宋光祿見永師千文後有永師押字薛紹彭收藏印及是筆紹



彭書乃令穰欲以王維雪山易智永千文語也今見第三卷

是日海上顧氏以米襄陽真跡見視余爲臨此大都米家書與趙吳興各有門庭吳興臨米輒不能似有以也吳興書易學米書不易學二公書品於此辨矣

題壯觀楚辭

陸儼山祭酒有題米海岳方圓庵記之前數行磨滅不知何人補之今越中刻本乃全文也見淮海

集

米元章書沉着痛快直奪晉人之神少壯未能立家一一規模古帖及錢穆父訶其刻畫太甚當以勢爲主乃大悟脫盡本家筆自出機軸如禪家悟後拆肉還母拆骨還父呵佛罵祖面目非故雖蘇黃相見不無氣懾晚年自言無一點右軍俗氣良有以也此爲樂圃書志道勁奔軼又是平生得意筆太史公作信陵君傳蔡中郎爲陳仲弓志皆以



得意人不輕贊譽正似此書耳 樂圃帖

此卷陽關詩自余定爲米南宮筆意無疑蓋乙未  
年於長安見之未爲飛鳧點破意欲購之空橐爲  
窘不知何年落東明穆中翰手中翰余門下士曾  
於丁巳之春不遠三千里走吳山薦慰出此卷求  
跋今五年矣又於新城王長公所見之而余亦再  
入長安前後二十八年與此卷乍離乍合有婆娑  
銅狄之感

米海岳有壯觀臺詩真跡余刻於續戲鴻堂帖中  
亦真州詩竟與多景樓南北相望甘露海岳庵皆  
一時風流所託米嘗以京口擬瀟湘楚山清曉圖  
於鐵甕城取之書畫故當超耳

米元章云祝融高坐兩行素書入神其前尚有四  
行未見此帖共六行然亦未全也

宋時有人以黃素織烏絲界道三丈成卷誠子孫  
相傳待書足名世者方以請書凡四傳而遇元章



元章自任腕有羲之鬼不復讓也

觀米老論書亦可想見米家筆法顧其訶詆唐人終非篤論山谷評米書如仲繇未見孔子時氣象則米老未必心服蓋米於前代書法盤旋甚深非蘇黃所及也

米海岳云少時未能立家但規摹法帖謂之集古字今觀九歌良然左方有伯時畫畫史所稱與伯時經營九歌者是已伯時孝經力追鍾法宣和譜

謂書逼晉魏不虛耳二帖皆節文

朱晦翁自言書學曹孟德宋時當有孟德書鏤版今晦翁書自榜額之外不可多見余得端州友石臺愛其竒崛縮爲小本大都近鍾太傅法亦復有分隸意晦翁論書謂天下字被蘇黃寫壞自負不小

吳琚書自米南宮外一步不窺京口北固山有天  
下第一江山勝書卽其筆也始於都下見七言律



詩一帖不款名姓但有雲壑居士印偶閱經籍志  
雲壑集吳琚撰知爲琚書已於新安白岳下山客  
持晦翁書歸去來辭迺絕似米元章後有雲壑二  
字因得審定今藏余家此詩沒於焦山江中潤州  
守霍君爲余拓墨本然已在若明若晦間不可臨  
摹矣

康里子山工於書自趙承旨以後即及之嘗問人  
曰一日寫得幾字曰承旨一日萬字子山曰吾日

寫三萬字

米元章云吾書無一點王右軍俗氣乃其收王畧  
帖何珍重如是又云見文皇真跡使人氣懾不能  
臨寫真英雄欺人哉然自唐以來未有能過元章  
書者雖趙文敏亦於元章歎服曰今人去古遠矣  
余嘗見趙文敏作米書一冊在吏部司務蔣行義  
家頗得襄陽法今海內能爲襄陽書者絕少辛丑  
七夕後書於湖莊



學書不從臨古入必墮惡道蘇子瞻自謂懸帖壁間觀之所取得其大意今所流傳醉僧圖王會稽尺牘終不似真趙子昂欲補米元章海月賦落筆輒止曰今人去古遠矣皆爲臨學所困也二公猶爾况餘子乎朝學執筆暮夸其能書家通病止園此冊人巧天工悉敵觀止矣

曹娥碑真蹟卷有高宗跋是北宋物元文宗命柯九思鑒定御府書畫因賜之以旌其勞趙承旨題云如親見呂仙聞吹玉笛可以稱量天下之書矣在婁江王文肅公家靈飛六甲經鍾紹京書爲玉真公主寫進御明皇有宋徽宗標題後有倪雲林虞伯生跋全做黃庭經趙子昂師之十得其三耳海寧陳太常次公所藏

黃庭外景經真蹟此卷未見據友人云與內景經同一絹素同一筆法又有云是宋高宗臨者在吳江吳憲副家顧愷之女史箴不全本在嘉禾項氏



其書類大令十三行洛神賦古勁可愛

行書蘭亭序褚河南臨澄心堂帑米元章跋在海  
寧陳家缺三行又蘭亭序褚臨墨跡絹本王弇州家  
藏復歸新都汪太學有米元章小行楷跋今在廣  
陵

蘭亭唐標第七本絹素奕奕無題跋亦似褚筆今  
在新都王氏書畫舫

大令東山松帖真跡送梨帖真跡皆曾見之今不

知歸何人右軍零落數字成者甚多不能殫述

顏魯公送劉太冲序綠箋書北京國學刻石真跡  
奇宕爲遼東李帥所藏其家圖書皆散今不知所  
在

顏魯公祭季明文真跡鮮于伯機所藏跋云吾家  
無第一天下無第二在新都吳太學家停雲館所  
刻乃米臨余刻之鴻堂帖者是也



容臺別集卷之二終

門人徐士竑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容臺別集卷三

華亭董其昌著 冢孫庭輯

題跋

書品

昔人謂觀孫過庭書譜如食多骨魚得不償失以草書難讀也因臨懷素帖并爲釋之

藏真書余所見有枯筍帖食魚帖天姥吟冬熱帖皆真跡以淡爲宗徒求之豪宕奇恠者皆不具魯



男子見者也顏平原云張長史雖天姿超逸妙絕古今而楷法精詳特爲真正吁素師之衣鉢學書者請以一瓣香供養之

余每臨懷素自叙帖皆以大令筆意求之黃長睿云米芾見閣帖書稍縱者輒命之旭旭素故自二王得筆一家眷屬也旭雖姿性顛逸超然不羈而楷法精詳特爲正真學狂草者從此進之

余嘗臨顏書今日臨柳公權楊少師帖以于蕃賞

音者不欲自藏其技所謂寡和之曲須爲和人奏之

以楊少師韭花帖筆意書仲宣登樓賦亦兼用陶隱居華陽帖欲一洗媚艷之習耳

書家以險絕爲奇此竅惟魯公楊少師得之趙吳興弗解也今人眼目爲吳興所遮障余得楊公游仙詩日益習之

丁巳三月過京口訪張太學修羽出所藏楊少師



真跡賞玩彌日登舟擬之書此論因復補圖余見  
樵李黃履常中丞家王叔明樂志論圖分寸許段  
與盛懋田家樂相似要以摹寫隱逸之趣只在耕  
釣漁樵間近之中有不可描畫者孔顏之樂雖伸  
長統未足與語

黃涪翁謂子瞻書當爲當代第一爲其挾以文章  
忠義之氣耳黃涪翁以蘇黃門遠謫瀕死不悔亦  
以文章節義之契堅如金石深入骨髓莊生所云

以天合者迫窮賤患難相守者也米顛視此有餘  
愧矣此卷蘇詞黃詩皆本家筆茲論書法當以晉  
魏爲極則如連城國璽者非文章忠義重耶戊午  
首春

蘇子瞻小楷如歸去來詩等皆贗筆又有滕王閣  
賦余聞而斥其贗及覽榻本不知何年俗子所托  
且系之以元章跋尤俗不獨點我東坡也因書伯  
夷傳稍用蘇法及之



昨見項晦伯家有趙文敏書汲黯傳小楷特爲道媚與本家筆不類元人跋以爲文敏見唐人書此傳石刻因做之乃軼唐而晉矣汲傳頗繁呵凍難竟故書伯夷傳不知視文敏書若何也

東坡先生書養生論真跡一卷是靖江朱光祿所藏後爲河南俞中舍購去今吳中多雙鉤僞跡乃從我家鴻堂帖摹出無復筆態但存形似耳

東坡先生數書嵇叔夜養生論憂患之餘有意於道言如此他日又曰長生未能學且學長不死洪覺範妙覺禪師謂其多生般若種子深固又進於所謂養生者要以忠孝文章節義如公升天成佛俱是探囊取物其入識田中自具兩家種子循業發現不學而能也因書此論及之

東坡書歸去來詞與契順山谷所謂彭澤千載人東坡百世士合之則雙美也

余以丙申秋奉使長沙浮江歸道出齊安時余門



下士徐暘華爲黃岡令請余大書東坡此詞曰且  
勒之赤壁余乘利風解纜後作小赤壁詩爲吾松  
赤壁解嘲已余兩被朝命皆在黃武間覽古懷賢  
知當在坡公舊題詩處也因書此辭識之

余書坡公大江詞即以其筆法書此米元章謂東  
坡畫字趙子固又云偃筆之病誤我蘇公然山谷  
有云子瞻書爲今代第一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  
貫日月之氣自非書家所能爭長也

以坡公書法書坡公賦似臨蘭亭叙古來文與書  
稱者僅此賦與叙耳

山谷論人家子弟可百不能惟俗便不可醫子瞻  
自是千載人觀其與李伯時王定國諸公賞會翰  
墨自謂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於畫即雪  
浪以百二十千搆之所至故無一椽也元龍百尺  
樓下物政當愧死何置喙哉

東坡嘗書子由上清辭與秦少游絕句當亦有書



魯直之作今不傳耳此魯直書東坡詞雖出焦山鶴銘而有北海有懷素又自有魯直昔人評蘇書如西施淨洗却面與天下女子鬪勝此亦玉環飛燕淡粧濃飾與西施鬪勝者也余於宋四家書差平視山谷見此本乃展坐具禮拜知名不虛得颺甫拈出有功於涪翁多矣

襄陽書天馬賦余所見已四本一爲擘窠大字後題云爲平海大師書後園水丘公觀特爲雄傑在

嘉禾黃履常叅政家一在新都吳氏後有黃子久諸元人跋子久云展視之時有大星貫斗而墜其聲如雷宋本余已摹取刻石吳本多枯筆別自一種米書然皆真跡也米賦材乃強弩之末而子瞻稱其寶月賦以爲知元章不盡乃曾無一本傳世何也因背臨及之

米書此賦余見三本學擘窠大字僅有此本字字皆可爲榜署米公自言大字如小字以勢爲

上者



米元章好書所作天馬賦行草已見數本惟擘窠大字卷在長安朱太保希孝家亦分宜物既入內府而以代侯伯月俸者太保盡從諸貴購之後爲構李黃中丞所藏余嘗婆娑賞玩今又轉入金沙于氏矣吳門有石刻乃文博士官江西時所摹於真跡者余收爲此卷米元章云小字如大字取勢爲主是也

往余在京師得古畫二十餘冊中有李伯時西園雅集圖米元章書序余刻之鴻堂帖行於世此余所做之書於便面者米家小楷不欲使一定筆黃庭像贊一似太羹玄酒不復過而問矣

米南宮書溫成哀詞二百許字皆類登善哀冊此銘亦哀冊筆法也米無正書真行者爲正書耳余以米海岳筆書燕然山銘鐫石數年矣惜摹勒不精不足觀也侄孫彥京爲余刻來仲樓帖遂命重摹雖差得其肉然較之往刻自是河漢



米海岳行草書傳於世間與晉人幾爭道馳矣顧其平生所自負者爲小楷貴重不肯多寫以故罕見其跡余游京師曾得鑒李伯時西園雅集圖有米南宮蠅頭題後甚似蘭亭筆法已丑四月又從唐完初獲借此千文臨成副本稍具優孟衣冠大都海岳此帖全倣褚河南哀冊枯樹賦間入歐陽率更不使一實筆所謂無往不收蓋曲盡其趣恐真本旣與余遠便欲忘其書意耶聊識之於尾

紙尾

此余已丑所臨也今又十年所矣筆法似昔未有增長不知何年得入古人之室展卷太息不止書道戊戌四月三日

秦太虛撰龍井記真稱蘇家勝友元章此碑絕得李括州三昧惜多殘缺余爲補之然聞趙吳興曾欲補米書數行一再易之皆不相似曰今人去古遠矣則余其有續貂之愧也夫

三十年前叅米書在無一實筆自謂得訣不能常



習今猶故吾可愧也米云以勢爲主余病其欠淡淡乃天骨帶來非學可及內典所謂無師智畫家謂之氣韻也

此書陶詩運筆得米元章之髓非敢自譽書道本如是歷代皆迷耳

余嘗臨米襄陽書於蔡忠惠黃山谷趙文敏非所好也今日展法帖各臨尺牘一篇頗亦相似又及蘇文忠亦余所習也元人作書經以蘇文忠趙文

敏爲得二王法不及米漫仕其持論如此必有知其解者

仲長統與羅景綸二論實山居之人所自寬語余深解其趣故時書之亦如歸去來詞以志吾樂也

余在梁溪見徐季海書道德經評者謂子瞻似之非也子瞻多偃筆季海藏鋒正書欲透紙背安得同論此書頗似之

仲長統此論所謂未聞巢由買山而隱者然薪火



熾然相將入火坑不必皆貧賤士蓋盛滿不知足  
往往十而九矣書以媿之亦不可少也

宋吳琚吳太后之弟書似米元章而俊峭過之世  
傳吳琚蘭亭帖今京口北固天下第一江山六字  
額乃琚筆也余得其書去來詞復失之友人以摹  
得半本見寄時爲手臨幾成優孟抵掌

此晦翁大字石刻在嶺南者余收之爲小行書不  
能多似也晦翁自謂書學曹孟德今世無孟德書

以晦翁書想像一二當如鍾太傅李直表韓昌黎  
云右軍俗書趨姿媚漢季魏初定不爾也劉屏山  
引石徂徠與石碯石慶等同作故實唐宋人爲文  
皆推重本朝人物近世持論不用漢以後事者亦  
陋矣 倣朱文公書友石臺記

吾郡普照寺士衡宅也勝國時有碧溪上人與趙  
子昂游得其所書文賦特爲精妙牟巖任士林諸  
君子皆爲題詠不知何時流落好事家後爲項子



京所摹刻以較真跡無復遺恨余不學趙書偶然臨寫亦畧相似初書二十許行顧離而去之後乃悉從石本但助以神氣耳臨書要如李光弼入郭子儀軍旌旗一變又如蘇張縱橫同出於鬼谷不爲其所籠罩雖肖似不足稱也

趙吳興書文賦雖委媚橫出未脫本家筆此晉人文當以晉人書書之余愧未能也義陽吳光祿寄余褚登善千文道緊綿密在鍾王之間因用其意

書士衡賦不類余平日筆余以不自立家故數數遷業如此得在此失亦在此賦云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是余書旨也

客有持趙文敏書雪賦見視者余愛其筆法道麗有黃庭樂毅論風規未知後人誰爲競賞恐文徵仲瞠乎若後矣遂自書一篇意欲與異趣令人望而知爲吾家書也昔人云非惟恨吾不見古人亦恨古人不見我又云恨右軍無臣法此則余何敢



言然世必有解之者

婁水王奉常家藏趙吳興詩帖致佳余從高仲舉見之把玩移日舟行閑適漫臨一過余素不爲吳興書畧得形模耳聞吳興臨米元章壯懷賦數行輒復自廢余以俟他人覆醬瓿也

比丘成杲得余此卷如解衣得珠且欲刻石經流布今禪門冷落者宿能舉揚宗旨者幾人成上人日念如是經要一氣轉得五千四百卷乃爲奇特

得日本牋書智波羅密經彼國雖尚殺伐無不念佛法僧者修羅一入華嚴即成菩薩不必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也

心經

始余書華嚴普賢品及半卷會西陵李司徒孟白開府天津以一札徵余小楷即以寄之孟白精心內典旣留半卷復趣余續成完帙余欲下筆不能記憶過去所書當於何止當於何起徃復四年迢迢萬里終未免也今年春余北上已於書篋中簡



得華嚴合論有朱筆點記起至莞然自喜可應孟  
白之教謹藏書笥行過甓社湖朱水部官舍屬以  
便舟寄至京邸而余以單車就道坐未煖席孟白  
有陪京大司空之命更有申請且曰即不能盈卷  
可跋數語庶幾了義云余故不敢食諾有願書完  
却寄抑是半卷亦帝網珠彌勒閣也何則真佛法  
身猶若虛空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過去  
何止當來何起一句染神歷劫不易海墨書之不

爲多芥子收之不爲少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抽刀  
劃水接續相空故建立世界而稱成不動自位而  
稱壞既不可得取薦取以待余末後句也

寫經必論書法書法可傳則誦讀受持者衆是爲  
在處有佛塔廟也山谷老人得筆於瘞鶴銘又叅  
以楊凝式骨力其欹側之勢正欲破俗書姿媚昔  
人云右軍如鳳翥鸞翔跡似竒而反正黃書宗旨  
近之蓋兄事蘇而弟蓄米自負不小此法華經七



卷是其本色合作余聞之十年始得快觀不啻解衣得珠開花見佛毫穎發光入書家三昧

余嘗寫法華經七卷十三載始竣今已鐫海寧頗費時日愧情微也遜之璽卿以孝誠發願數月書就又字字端楷雖細謹中有尋丈之勢與顏柳稍帶作家習氣者殊絕真以翰墨而作佛事何異皮紙骨筆海墨淋漓可爲震旦法寶吾益愧矣吾益愧矣

余自戊戌秋以高麗紙書法華經是年先成一卷謂此全經當在一歲之內可圓滿因願今戊申矣止四卷有奇也余亦冉冉老矣每歎勝緣難就日月不居今見道寅此冊僅易寒暑皮紙骨筆報佛恩報親恩觀應念而就可愧余情并爲讚歎希有唐時法道之盛有寫法華經筆下出舍利無數者見於顏魯公多寶塔碑宋時宗風熾然掃蕩殊勝一切相而禪師舍利猶相傳不絕頗恠當代鮮聞



此事蓋正念堅固爲法忘軀者實難其人耳如上人以舌血爲墨寫出法華經知其舌端花衣裏珠皆舍利也讚歎不已

少時讀顏魯公碑稱法師寫法華筆下落舍利以百數及余寫法華十年不得一粒友人謂刻石流通令見聞者發心何必舍利何非舍利然摹刻不易成就先得普門品又與雲棲禪師書彌陀經爲壽書成一月禪師遷化若有所待可當舍利

斛一

寶誌公摩石麒麟頂止與慧業文人受記無大饒益乃武林之雋從雲棲禪師游者師以慈善根力熏之徃徃以掩骼放生而作佛事金季真其著者有芝生於堂因屬余顏其堂而以昌猷之好石刻余書度其中余讀元微之集北峯蘭若有刻法華經七卷余亦書成此經倘刻石孤山可續唐事且於翰墨場結趣向大乘之緣亦有當於雲棲師者季真謂何



雲棲蓮池大師甲寅正月八日初度余以師純提淨土掃彼狂慧行在梵綱志在觀經僧臘最高居然古佛乃書此經刻石流布以廣弘願亦祈大年自愧筆法弱劣不能如趙文敏之爲中峯書淨土一百八詩足傳耳

真如不變千佛即一不變隨緣一佛而千古佛所以有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也雖然地藏經云人命終時聞一佛名號一辟支佛名號皆得免苦當

四大分散神識分飛一佛名號俱不能記憶自非平生串習安能於爾時得力所謂一句染神歷劫不易蔡居士道寅所以書寫受持念誦千佛名經也唐人以曲江題名爲千佛名經宋人以元祐黨碑爲千佛名經道寅以千佛名經爲千佛名經是同是別

佛言讀誦書寫諸經必兼廣爲人說法惟是刺血所書令誦者作皮紙骨筆想作刀塗堪忍想作痛



非實相想是轉經一度即說法一度即身為床坐  
以莊嚴護持未足多也何論錢貝小小捐舍不以  
成就藏經功德乎蘇州竹堂寺張安道血書楞伽  
宋景濂夙命感悟因緣在試以諗之諸檀度者  
嘉興有濟舟和尚蚤歲不會識字因口授禮觀音  
文經三歲忽發智慧於內外典豁然通曉腹為篋  
笥辨若懸河晉陵唐應德時就訪之與談濂洛關  
閩之學尤似夙悟大士冥加顯被之力不可誣也

濟有語行於世因書此文志之

書禮大士文

此余辛卯以庶常請告歸泊舟黃河船窓多暇所  
書禪德偈頌之一也今三十二年矣曩時一以黃  
素黃庭爲師每於迴鋒布勢着力後來稍率意酬  
應不復能爾唐時劉長卿與王維同社大曆以後  
列之中唐人之閱世自爲今古如此

書寶鏡三昧

有求黃山谷書者山谷荅云吾書何足以塞請當  
書七佛偈結般若緣今鹽官陳光祿所刻摩窠書



是其一也四十年前達觀禪師數舉揚此偈中毘舍浮佛偈自謂畢生叅學已證一句半若麤心狂慧之流必妄意四句偈豈有揀擇若爲有證未證不知證者境界非未證者所知耳圓覺經云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祖意教意原無異同要須覲面相逢寂滅現前始得遜之璽卿以此七偈刻石流通開人眼目奉薦太君冥福豈止人天小果是偈所在現佛母塔廟矣

以虞伯施廟堂碑法書此偈貞觀時楞嚴猶未經翻譯永興破邪論亦世諦流布耳顏魯公頗事道言李北海但作碑版懷素着袈裟犯飲酒戒草書狂縱不足與寫經手較量功德唐世學書甚盛皆不爲釋典所用梁肅房融其書不稱惟裴休深於內典兼臨池之能淳熙帖所刻是已至宋蘇黃兩公大以翰墨爲佛事宋人書不及唐其深心般若故當勝也余蚤歲習耳根圓通每書之幾所謂一



舉一回新者

白香山得法於烏窠禪師其生平宦路升沉皆以禪悅消融入不思議三昧此八偈名爲漸偈實頓宗也蘇端明亦是樂天輩人筆鋒更峻利不知受用處似香山何如耳

余在長安得趙伯駒畫老姥授陰符圖及游白岳見趙子昂書陰符小楷并置篋中嘗欲擬爲之書可能勉畫工絕不能摹也此經褚中令曾寫一百

五十本余平生只書此本然機在目三言余親驗之蒲團不啻禪家所云日轉百千卷矣

此米海岳所書與李荃受之老姥者文少異褚河南書一百五十本余見二本亦有異同唐世釋典流通勝於道教故也人知其神而神不知句不神

所以神句讀者多失之昔有禪師誤讀楞嚴知見立句知即無明本知見無句見斯涅槃或謂之曰

此經以四字成句奈何誤讀禪師云任他自合我



只依舊蓋悟處在此耳米老三盜旣宜書作冥字必有所據覺冥字勝宜字與不神之旨益親切也誤書皆如此則善矣

余爲庶常時以柳書書館閣試文但用碑帖小變未見清靜經也此帖蘇門高子業家藏今歸義興吳光祿丞澈如宋榻精妙下真跡一等耳

柳誠懸有小楷清靜經余摹於海上潘光祿刻之鴻堂帖因摹手不稱未盡柳法今停雲館刻玄真

護命經亦柳書也以護命經叅合嘉禾項希憲所藏誠懸度人經真跡書法知其與顏尚書顏頤名不虛傳矣

右鍾紹京書遁甲神經有宣和政和小璽宋徽宗標識倪元鎮家藏有元鎮跋語筆法精妙迴腕藏鋒得子敬神髓趙文敏正書實祖之余從真跡臨寫數行鍾書世無傳本自可以意求耳

宋徽宗大觀年詔龍大淵等以內府所藏晉唐真



跡重加摹刻金石之工較淳化閣帖更勝閱世既  
久日少日亡臨池之家得殘本斷章如優曇出現  
王元美先生先購五卷已後補一卷及余又補首  
卷尚有三六九卷須其完謀刻之石余友陳懿卜  
若不能爲河清之俟曰宋時官帖惟兩府大臣頒  
賜一本蘇黃諸公已爲希覲大觀旣在官帖之上  
刻石易爲流通是人人傳庾嶺衣也余無以難之  
因爲題此

此帖少三六九卷徧訪之江以南不得陳居士從  
江陰夏茂卿摹之遂成完璧茂卿好古精鑒書學  
甚深帖爲朱湖莊孫氏所藏傳流有據誠海內書  
家之一快也

宋人集閣帖何以不入顏平原而柳帖非一種當  
是宋初尊顏者猶少至蘇黃諸公出始宗尚之如  
子長史記晉魏以後皆不甚行而班掾最著古人  
精神發露故有時節也



閣帖贗者居半自宋時已採集多舛黃長睿論之  
詳矣然長睿非端門書家每以文字古今爲辨間  
有淆訛余只以書理作斷案凡古人真跡必以態  
勝此片言居要耳

古人書皆以奇宕爲主絕無平正等勻態自元人  
遂失此法余欲集閣帖中最可見者作一書譜所  
謂字如算子便不是書搥筆便當念此自然超乘  
而上

書家好觀閣帖此正是病蓋王著輩絕不識晉唐  
人筆意專得其形故多正局字須奇宕瀟灑時出  
新致以奇爲正不主故常此趙吳興所未嘗夢見  
者惟米癡能會其趣耳今當以王僧虔王徽之陶  
隱居大令帖幾種爲宗餘俱不必學

黃長睿評張從申書出於北海趙子固又以北海  
學子敬病在欹側若張從申即無此矣然從申書  
實似北海之法華寺碑而北海出奇不窮故當勝



云余嘗謂右軍如龍北海如象世必有肯余之言者

今年春正吳閫得王百谷所藏宋榻絳帖頃携以自隨疑爲澧州帖觀其每數十行輒有武陵二字又疑爲鼎帖及入常武署中繙閱第一卷以宋太宗爲弁跋曰太宗皇帝御筆在絳州摹爲諸帖之首後有款名曰鼎州提舉曰沅州判事常爲鼎州而武陵其附城邑也乃爲鼎帖持爲絳州二字所

誤而世人只知有絳帖遂誤名爲絳帖耳絳帖鼎帖星鳳樓群玉黔江淳熙秘閣續帖世皆無傳至有對面不識者余之具眼猶知床頭捉刀爲真魏武耶誌此俟他日語百谷了一公案也乙巳六月七日舟次城陵磯時自常荆較士還武昌書

月儀帖書家所重米南宮一帖有云月儀只唐人耳無晉人格轍余得蕭子雲出師頌觀其筆法猶是漆書遺意不當以魏晉後變隸求之



月儀帖本出索靖後多散逸不傳此多唐人擬作者筆法亦宗索靖其虛和天矯間有豹奴遺意大都爲章草者必兼右軍乃合不則宋克輩耳

李北海爲文浩自書碑又有朝議卽王釗排文排文諸碑所罕見徐嶠之徐浩父子擅臨池之能故是唐之義獻歐陽詢亦有歐陽通類徐氏然通小劣於率更耳

范文正公道服贊伯夷頌文氏刻於停雲館帖故是墨池傳賞其在范家子孫不啻大訓弘壁至於歷代誥身世德焜燿皆可以想見遺謀懿行今子孫起作求紹聞之志公之十八代孫必溶文學擇其十一附刻於文正墨跡之後蓋自忠宣以來閱世五百而手澤如新非夫孝思不匱者不及此余觀宋名賢題跋甚夥惟魯直獨存雖子瞻元章猶似缺陷顧余何幸得廁名於紙尾耶

文貞公以首揆還政歸里中去黑頭不遠猶日事



吟咏作白香山語絕肖而英氣勃鬱則有白傳之  
達無其俚此冊所書詩厥孫中秘君得之故簾裝  
演襲藏爲徐氏東序天球非文貞道叶貽厥能有  
此家風乎爲跋其末簡以志崇慕

題寶繪閣帖

余爲庶常時王文肅見余閣試卷曰公對策書學  
率更令復類柳誠懸乎蓋文肅深於書書尤深於  
唐碑晚年猶懸碑刻滿四壁特不欲以書名耳辰  
玉雖不沾沾論書乃眼白一世鮮所許可其天骨

旣爾秀絕而盤旋唐晉間工力兼至或以爲學蘇  
子瞻子瞻實不能盡辰玉也右軍靈和太令俊軼  
於吳光啓此刻見之而傳以學憲之遺跡王方慶  
寶章錄千秋競爽矣

天全樓帖

余友陶周望論詩謂蘇子瞻絕類杜少陵餘人僅  
得其皮肉耳辰玉書絕類蘇子瞻所得者在形模  
之外隨意結構皆姿態橫溢秀色可飡尚寶遜之  
所刻諸帖是已吳江道中繙閱一過如重聞廣陵



散也書以志慨 策斐堂帖

楊彥冲者余友楊彥履官論之弟庶常元章之叔善詩畫尤好余書常從余爲玄真釣舫之游所得余行楷甚具又時有摹本且十卷矣余旣入長安而彥冲盡以入石念余書多贗本又懶役手腕以此爲馬文淵銅馬之式命之曰銅龍館帖云臨帖如驟遇異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頭面當觀其舉止笑語真精神流露處莊子所謂目擊而道

存者也

此卷用筆蕭散而字形與筆法一正一偏所謂右軍書如鳳翥鸞翔跡似竒而反正邇來學黃庭經聖教序者不得其解遂成一種俗書彼倚藉古人自謂合轍雜毒入心如油入麵帶累前代諸公不少余故爲拈出使知書家自有正法眼藏也

吾嘗遇異人傳內丹之訣與黃庭經中語如兩鏡相照了無疑惑若右軍黃庭欲拘欲縱若滅若沒



政是火候消停處人謂右軍書道經便有羽人飛  
仙氣象不虛耳此本摹榻逼真宋帖尤爲鐵中錚  
錚

黃庭經以師古齋刻爲第一乃遂良所臨也淳熙  
續帖亦有之

吳用卿得此卷余乍展三四行即定爲唐人臨右  
軍旣閱竟中間於淵字皆有缺筆蓋高祖諱淵故  
虞褚諸公不敢觸耳小字難於寬展而有餘又以

蕭散古淡爲貴顧世人知者絕少能於此卷細叅  
當知吾言不謬也

黃庭經稍近鍾體與樂毅論東方朔像贊小異宋  
時所刻是吳通微摹本又經王著臨手已非右軍  
本色惟米元章書史所載褚河南綠綾臨本致佳  
耳

此榻當是褚本余曾於沈純甫司馬齋頭見之今  
歸問卿收藏弇州先生所謂日臨一本當作飛天



仙人者是在問卿矣

宋榻以小楷爲致難如米元章所謂行書十行不敵真書一行江南惟義陽吳光祿得高子業所藏於吾郡莫雲卿家獨少黃庭此十帖皆宋榻亦無換鶯經意二家同一石故缺陷相類如此昭彥寶之更訪道經遂成合璧矣

黃素黃庭經陶穀跋以爲右軍換鶯書米芾跋以爲六朝人書無虞褚習氣惟趙孟頫以爲飄飄有

仙氣乃楊許舊跡而張伯雨題吳興過秦論直以爲學楊義和書吳興精鑒必有所據非臆語也按真誥稱楊書祖效邨法力同二王述書賦亦云方圓自我結搆遺名如舟楫之不繫混寵辱以若驚其爲書家所重若此顧唐時止存帶名書六行今此經行楷數千字神采奕然傳流有緒豈非墨池竒遘耶元時在鮮于樞家余昔從館師韓宗伯借摹數行茲勒以冠諸帖楊在右軍後以是神仙之



跡不復係以時代耳

內景玉經帖

右楊羲黃素黃庭經真跡趙文敏集有長歌迺其所藏也楊書以郗氏爲師不學右軍父子然翩翩有冲霄之度實自餐霞服炁中來非臨池工力所能庶幾也米元章待訪錄云六朝人書無虞褚習氣余爲庶常時見之韓宗伯館師曾摹刻入鴻堂帖數行頗惜趙吳興何以都無臨本傳世也  
內景經全在筆墨畦迳之外其爲六朝人得意書

無疑今人作書只信筆爲波畫耳結構縱有古法未嘗空用筆也善用筆者清勁不善用筆者濃濁不獨連篇各體有分別一字中亦具此兩種不可不知也

穎上縣有井夜放白光如虹亘天縣令異之乃令人探井中得一石六銅鑿其石所刻黃庭經蘭亭記皆宋榻也余得此本以較各帖所刻皆在其下當是朱南宮所摹入石者其筆法頗似耳辛卯四



月舟泊徐州黃河岸書

趙文敏跋定武蘭亭獨孤東屏二本皆有真跡或十三跋或十七跋余皆見之然墨蹟雖真而石本已剪去孤行世間今觀者疑文敏能書不能鑒矣以此知隆中臥龍要得鹿門居士拈出此卷爲定武真本無復遺議嘗得館師韓宗伯所傳宋內府稭帖多宋人題劉須溪爲殿正與相類若世有趙子固必捨命保護作昇山故事也

子昂背臨蘭亭帖與石本無不肖似計所見亦及數十本矣余所書稭帖生平不能十本有奇又字形大小及行間布置皆有出入何況宋人聚訟於出鋒賊毫之間耶要以論書者政須具九方臯眼不在定法也

家雞野鷺齊登俎春蚓秋蛇竝入奩君家兩行十三字氣壓鄴侯三萬籤東坡題大令鴨頭帖余家亦有行穰帖十五字乃右軍書亦當以此語足下



行穰九人還示應決不大都當佳此在宣和譜載有思陵金書右軍行穰帖字

右軍去郡之後有告墓帖既避王述遂終不出然蘭亭黃庭皆在爾時始出米芾所謂右軍妙跡去郡方佳甚矣纓冠爲墨池一蠹也知此可知書道無論心正亦須神曠耳

快雪帖相傳爲右軍正書今在真行之間米老亦有此疑米老有小楷跋語未知其論何如也

曹娥碑真跡宋高宗有跋元文宗以賜鑒書博士柯九思趙吳興再跋余館師韓公得之長安有歷代題識宋高宗但題曰晉賢書曹娥碑絹黯墨淪僅可想見字形耳

趙吳興曾得洛神十三行於陳集賢瀨自題此晉時麻牋思陵極力搜訪僅獲九行百七十六字故米友仁跋作九行宋末賈似道復得四行七十四字乃續於後則於九行之跋不相屬遂以四行別



裝於後以悅生印及長字印款之今此本不知猶在人間否余所摹秀州項子京藏是宣和譜中所收吳興云更有唐人臨本後有柳公權跋亦神物也視世傳十三行宋榻何啻霄壤耶

今人學懷仁聖教序十七帖尤謬其自信不謬者去書道轉遠東坡書時有態特用偃筆不能捉筆故有墨肥之誚自元人後無能知趙吳興受病處者自余始發其膏肓在守法不變耳趙吳興過秦

論張伯雨以爲學內景經實學樂毅論也勻圓如箕子右軍所訶徐浩李邕不能免此唐玄宗鶴鴿頌清勁處高出李北海張從申數等落筆便思破庸庸之習以聖教序爲戒

大令辭中令帖書家不甚傳或出於米元章黃長睿之後耳觀其運筆則所謂鳳翥鸞翔似竒反正者深爲漏泄家風必非唐以後諸人所能夢見也李北海似得其意



澄清堂宋人以爲賀鑑手摹南唐李氏所刻余見五卷皆大王書出淳化帖之上亦如賀八清真下視王著此間可容數等真法帖之祖也余探其尤異者爲一卷以殿戲鴻堂之末亦欲使宋元以後右軍再出耳

王獻之學書二十年嘗於村中遇老姥以所書一字與之展轉傳看遂得數百千此事與右軍書扇適相類見獻之述書狀有褚遂良摹本余見之

又言右軍得白雲先生傳授筆法此自神其說所謂楮成堆墨成日乃白雲先生也

米元章與李瑋博此謝公帖議十年不成後竟得之名所居曰寶晉謂右軍破羌與謝公書耳余刻之戲鴻堂

謝萬鯁恨帖真跡在新安溪南吳氏虞永興之祖宗也

群玉堂帖所載虞世南天馬贊乃柳子厚文荆門



行見李群玉集非李括州也詩亦不類開元及柳公權詩皆謬豈集字爲之耶

此一種行楷自陶隱居鶴銘出華陽隱居帖稍屬寒峭或歐陽信本學陶然皆在二王之外也 九歌

右率更令所書千文楊補之家藏本咸淳甲戌歲九月三日錢塘金應桂書家以分行布白謂之九宮元人作書經云黃庭有六分九宮曹娥有四分九宮是也今觀信本千文真有完字具於胸中若

搆凌雲臺一一皆劑而成者米南宮評其真書到內史信矣此本爲楊補之家藏勒其全文欲學書先定間架然後縱橫跌宕惟變所適也

信本有小楷九歌余得宋榻世無二本爲朱御醫以古硯易去二十餘年不復可踪跡矣若合此千文即是雌雄二劍

停雲館帖載朱陽帖以爲陶隱居書實歐陽信本行書也



歐陽通碑書比信本字形稍匾闊高自標置此千文後有通書是也

趙子昂跋定武蘭亭云昔人得古帖數行專心學之遂以名世余初不知爲何人及觀山谷題跋謂唐彥猷得歐陽率更真跡數行精思學之遂以名世乃知子昂所謂古人正唐彥猷耳想落筆時亦忘其姓名故也癸亥正月晦作歐陽信本書亦十之三未嘗習爲此也

歐陽公好論書自謂臨古帖靜中至樂此段則皆修史碎語用筆亦自奕奕有顏平原遺意

義陽吳光祿丞澈如寄褚登善千文示余披賞數日風雨如晦泓穎久廢朝來始見霽色偶然欲書爲竟此卷觀者必訝爲余本家筆安在也

項玄度出示謝客真跡余昨展卷卽命爲張旭卷末有豐考功跋持謝書甚堅余謂玄度曰四聲定於沈約狂草始於伯高謝客時無是也且東明二



詩乃庾開府步虛詞謝安得預書之乎玄度曰此陶弘景所謂元常老骨更蒙榮造者矣遂爲跋

改跋

長沙岳麓寺有李太和碑李江夏人其爲楚書碑惟此而褚登善亦在潭乃無遺碑杜工部云賈傅才未有褚公書絕倫今固寥寥也歐陽信本有楚辭諸帖刻於長沙今亦失之

杜子美稱李北海碑板照四裔余行游天下見東林岳麓諸碑皆宋以後重刻耳大照禪師碑乃唐

時硬黃雙鈎神采煥發結構古雅宋時尚不聞其名况見其跡乎余最嗜李書晚獲觀此遂摹勒上石以公同好雖謂之唐榻可也

此碑文多不全獨此刻前後讀之皆有倫次當是石未泐時拓本殊可寶藏歐陽公金石錄每有不以書家見收者况北海爲書中仙乎又云保母帖辭中令帖太令實爲北海之濫觴今人知學北海而不知追蹤大令是以佻而無簡直而不致北海



曰似吾者俗學我者死不虛也趙吳興猶不免此况餘子哉

李北海書荆門行刻於群玉堂帖余疑李北海在太白集中者皆沉鬱高古無此流易及觀王建詩有荆門行乃知宋人所集雲麾碑等石刻蒙之北海也群玉堂帖有虞永興天馬贊亦見柳州集杜子美作八哀詩於北海云干謁走其門碑版照四裔獨步四十年風聽九臯喚北海在當時特以

文名後乃爲書所掩

爭坐帖有陝刻字形已漫余家有宋榻精好因摹入石此顏書之烜赫者

顏魯公送劉太冲叙鬱屈瑰奇於二王法外別有異趣米元章謂如龍蛇生動見者目驚不虛也宋四家書派皆出魯公亦只爭坐帖一種耳未有學此叙者豈當時不甚流傳耶真跡在長安趙中舍士禎家以余借摹遂爲好事者購去余凡一再見



不復見矣淳熙秘閣續帖亦有刻

昔顏平原鹿脯帖宋時在李觀察士衡家今爲辰玉所藏爭坐位帖在永興安師文家安氏析居分而爲二人多見其前段師文後乃并得之相繼入內府今前段至行香菩薩寺止爲項德新所藏鹿脯帖真跡與宋榻本不類字形大小不倫乃其文亦小異宋榻政自不足據也十七帖清晏歲豐又所使有豐一鄉故自名處余不極解豐一鄉作

何語及得高麗刻本乃云所出有異產讀之豁然曰知王著但憑做書入石耳猶憶辰玉初得此帖於蒙陰公氏亟報余展玩如得連城辰玉書法爲此一變今日重觀於德偶齋感慨係之矣

顏清臣忠義大節唐代冠冕世人以其書傳蔡元長書法似米南宮以其人掩書兩傷雙美在人自擇耳

孫虔禮書譜絕類劉子玄史通之文唐時未有韓



柳變體大都如此所謂畫爲分數綴以妍辭月露風雲相沿六代蓋選學大行雖李杜不能獨創也至其論書則過筆陣圖遠矣

湖陰曲温飛卿書似平原書而適媚有態米元章從此入門昔年殷司馬之孫持至長安留於案上兩月余以温庭筠温字頗漫疑是王黃華書黃華亦名庭筠字跡近米家父子故耳川中黃昭素乃謂此必曾入梁内府梁諦温字遂磨去意或

有之

杜牧之書張好好詩末有灑盡滿衿淚短歌聊一書字漫不可摹樊川此書深得六朝人風韻余所見顏柳以後若温飛卿與牧之亦名家也

唐林緯乾書學顏平原蕭散古淡無虞褚輩妍媚之習五代時楊少師特近之

書家以險絕爲奇此竅惟魯公楊少師得之趙吳與弗解也今眼目爲吳興所遮障余得楊公游仙詩日益習之



楊凝式書惟潭帖武陵帖有刻本深得顏魯公之神非歐虞輩所能夢見也

右錄東坡評語孫過庭云旣得平正須追險絕書家以險絕爲功惟顏行與景度草得之景度好題寺壁不甚書縑素即宣和所收亦復寥寥蘇米皆學其書故推重如此

楊少師步虛詞帖即米老家藏大仙帖也其書騫翥簡淡一洗唐朝姿媚之習宋四大家皆出於此

余每臨之未得一班

楊景度書自顏尚書懷素得筆而溢爲奇恠無五代哀蕭之氣宋蘇黃米皆宗之書譜曰旣得平正須近險絕景度之謂也

余意倣楊少師書書山陽此論雖不盡似畧得其破方爲圓削繁爲簡之意蓋與趙集賢書如甘草其遂之相反亦教外之別傳也

東坡先生居黃自謂多難畏事時猶禁其詩耳後



并其書禁之故宣和進御書畫凡有蘇黃題跋者皆割去靖康之變御府所藏盡為金人輦之而北而先生墨跡流落人間居然獨完嗟乎誰謂善類竟可磨滅耶

東坡先生少學蘭亭故其姿媚似季海至酒酣意忘工拙字特瘦勁乃似柳誠懸筆圓而韻勝挾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

玉局行書皆規摹徐季海此帖獨倣顏平原送明

遠序縱橫跌宕中合宮商非趙吳興所能夢也

東坡居黃寓定惠院之東小山上海棠一株每歲盛開必擔酒召客醉於花下故作此長篇平生喜為人書人間刻石者有五六本云某平生得意詩也

東坡作書於卷後餘數尺曰以待五百年後人作跋其高自標許如此

陳仲醇既摹子瞻南華妙高二帖他日復得煎茶



聽琴詩各一篇余亦得三馬圖贊皆奇絕會勒石已竣藏之篋中仲醇曰君豈書家抵鵲村耶

趙吳興大近唐人蘇長公天骨俊逸是晉宋間規格也學書者能辨此方可執筆臨摹不則紙成堆筆成冢終落狐禪耳

獅子捉象必全其力獅子捉兔亦全其力書家以尺牘見珍如顏魯公爭坐位二祭文皆是草草不經之筆正如捉兔其全力乃見耳吳興此束尤是

率爾應酬不知所云竹石數軸猶復流傳何所余及見一二又無題跋佐證得此則士衡所謂合之雙美者也

邢太僕嘗謂余書直接右軍之派惟趙承旨雖歐虞褚薛猶非冢嫡又張伯雨跋子昂過秦三論曰後世誰知公落筆如風雨蓋子昂一日能書一萬字故也今觀此尺牘從閣帖二王牘中得筆且遺書馮海粟作家相見猶不漫應是最上一乘品格



也

右皆趙文敏閑窓信筆所書錫山安氏刻於家余素不學趙書以其結構微有習氣至於用筆用墨文敏所謂千古不易者不如是何以名喧宇宙也前人正自未可輕議

吳興此書學黃庭內景經時年三十入歲最爲善者機也成名以後隳然自放亦小有習氣於是贗書亂之鈍滯吳興不少矣論二篇止勒其一

子昂過秦

論

文信國家書一紙具當時江西流離顛沛情事去宋亡無幾何時矣蘭雖可焚香不可滅當與正氣詩作注脚

文太史自書所作七言律皆閑窓日課乃爾端謹如對客揮毫不以耗氣應想見前輩風流

枝指山人書吳中多贗本此書律詩二十首如綿裹鐵如印印泥方是本色真虎非裴將軍先射諸



彪也

詩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爛熳是吾師東海先生語也宜其名高一世

此卷具瑯琊太原兄弟手牘如王方慶所進寶章錄筆法道媚自其餘事造次寒溫不離三益可上石碑是爲難耳文肅公初入館時書猶近率易漸久漸蒼以瘦硬兼姿態可知前輩名公學問日益不止書道也

題婁江四王手牘

楞願禪師不惜渡海訪東坡於惠州東坡書淵明歸去來辭送之今扈師結屐東余與眉公草堂不隔跬步眉公爲書歸去來夷險不同翰墨竝妙覺東坡涉世帶累方外之交眉公高且閒較東坡輸一步

家侄原正又字伯長廷評兄之冢子少有逸才臨池特妙此書當在年十八九時二十一天矣書多臨摹之功與莫廷韓同時風骨高華已度驂騮前



其王子安之流耶閱之一過感慨無限

余侄原正少余二歲有異才同遊泮宮以詩翰相激揚猶如形影已復同學畫不四五載遂以天物

此其遺迹也覽之如聽山陽笛廣陵散不勝

淒斷

王文肅論文推歸太僕其於弇州公未嘗措意弇州公亦謂文肅不脫措大氣然文肅諸奏疏筆鋒迅利一刀見血四稿部中無是也此爲蒲泉先生墓誌婉暢尖新描寫如畫宜其平視元美獨苦少

作文耳文如是亦似不能多作至於書法娟秀有米元章之致加以蒼古此文合當得公書公不爲書而子柔書之亦是公意中事不獨吳氏稱快爲家乘光已

周卽八歲書蘭亭曹娥端勁風逸有二王筆意雖紙成堆筆成冢者未能過也豈前身工力成此宿慧耶昔陸莊簡太宰嘗向一老學究勸之勤讀書究辭以無所復用太宰曰俟他生童子時得力不



相賺也余於周卽益信雖然此道一往卽詣久習  
逾遙百尺竿頭坐者要更進步雖三十四十年工  
力儘可消受周卽勉旃余則焚硯矣

東坡云詩至於杜書至於顏能事畢矣然如畫家  
評畫神品在逸品之下以其費盡工力失於自然  
而後神也真誥云仙官皆有職事不如仙人之未  
列等級者爲游行自在書畫皆然卽顏書最傳爲  
祭侄爭坐位藁乞米帖皆無矜莊天真爛熳故楊

少師李西臺蘇黃蔡君謨皆宗之也素友工書請  
以此參之

謝太傅六十五字真跡後有米元章行楷百餘字  
米自貴其小楷云不輕爲人寫惟跋古帖與前賢  
墨跡用之所謂獅子捉象必全其力今在嘉禾項  
晦夫家若王右軍奉橘期小女修載等真跡皆項  
氏之傳貴者

褚河南哀冊亦王元美物其冢孫以質於吳太學



太學即其懿親索連城之價無應者王亦有趙子昂書枯樹賦精甚

徐浩道德經上卷在無錫華學士家黃花絹精薄乍見似紙素諦觀知爲絹本全學鍾元常世傳蘇玉局學季海若以此卷品之全不相似以蘇用偃筆此卷皆正鋒下卷不知落何處若得半卷臨寫經月可補其缺此惟夢志之者

張長史宛陵帖有李建中蘇舜欽易簡三公題跋

鬱屈瑰偉氣沓歐虞長史雖以醉繼顛終無此精魄然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吾師韓宗伯所藏以爲甲觀

楊凝式少師韭花帖宣和譜載正書今在嘉禾項氏畧帶行體蕭散有致比楊少師他書欹側取態者有殊然欹側取態故是少師佳處

米元章行書離騷宜興吳民部所藏民部乃吳文肅公之冢孫其未第時靳固不出示人近始裝潢



成冊米書鮮有二千余言璠璣夜光爛熳抵鵲真  
海內奇觀方當今人摹取米氏之書觀正於此  
大慧禪師嘗以東坡語提唱宗風洪覺範亦然因  
其深入禪悅故文字光燄萬丈直掩韓歐此贊與  
白太傅六漸偈並觀是轉一部大藏經也

書東坡  
六觀樓

讚

門人徐士竑閱

容臺別集卷之三



容臺別集卷之四

華亭董其昌著 冢孫庭輯

題跋

畫旨

杜東原先生嘗云繪畫之事胸中造化吐露於筆  
端恍惚變幻象其物宜足以啓人之高志發人之  
浩氣晉唐之人以爲玩物適情無所關係若曰黼  
黻皇猷彌綸治具至於圖史以存鑒戒豈無所關



係哉陳后山云晚知詩畫真有得却悔歲月來無多亦此意也

畫家六法一曰氣韻生動氣韻不可學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然亦有學得處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胸中脫去塵濁自然丘壑內營成立鄞鄂隨手寫出皆爲山水傳神

古人遠矣曹弗興吳道子近世人耳猶不復見一筆况顧陸之徒其可得見之哉是故論畫當以目

見者爲準若遠指古人曰此顧也此陸也不獨欺人寔自欺耳故言山水則當以李成范寬花果則趙昌王友花竹翎毛徐熙王筌崔順天馬則韓幹李伯時牛則厲范二道士仙佛則孫太古神恠則石恠恠猫犬則何尊師周炤得此數家已得竒妙士大夫家或有收其妙迹者價已千金矣何事求太古之上耳目之所不及者哉

畫與字各有門庭字可生畫不可熟字須熟後生



畫須熟外熟

畫平遠師趙大年重山疊嶂師江貫道皴法用董源麻皮皴及瀟湘圖點子皴樹用北苑子昂二家法石用大李將軍秋江待渡圖及郭忠恕雪景李成畫法有小幅水墨及着色青綠俱宜宗之集其大成自出機軸再四五年文沈二君不能獨步吾吳矣

朝起看雲氣變幻可收入筆端吾嘗行洞庭湖推

蓬曠望儼然米家墨戲又米敷文居京口謂北園諸山與海門連亘取其境爲瀟湘白雲卷故唐世畫馬入神者曰天閑十萬匹皆畫譜也

士人作畫當以草隸奇字之法爲之樹如屈鍊山如畫沙絕去甜俗蹊蹠乃爲士氣不爾縱儼然及格已落畫師魔界不復可救藥矣若能解脫繩束便是透網鱗也

古人自不可盡其伎倆元季高人皆隱於畫史如



黃公望莫知其所終或以仙去陶宗儀亦異人也  
梅花道人吳仲圭自題其墓曰梅花和尚後值兵  
起以和尚墓獨全樗里子之智與國朝沈啓南文  
徵仲皆天下士而使不善畫亦是人物錚錚者此  
氣韻不可學之說也

昔人評趙大年畫謂得胸中着千卷書更佳又大  
年以宋宗室不得遠游每得一新境輒目之曰又  
是上陵回也不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看不得杜

詩畫道亦爾馬遠夏圭輩不及元季四大家觀王  
叔明倪雲林姑蘇懷古詩可知矣

元季四大家浙人居其三王叔明湖州人黃子久  
衢州人吳仲圭武塘人惟倪元鎮無錫人耳江山  
靈氣盛衰故有時國朝名士僅僅戴進爲武林人  
已有浙派之目不知趙吳興亦浙人若浙派日就  
漸滅不當以甜斜俗賴者係之彼中也

文人之畫自王右丞始其後董源巨然李成范寬



爲嫡子李龍眠王晉卿米南宮及虎兒皆從董巨  
得來直至元四大家黃子久王叔明倪元鎮吳仲  
圭皆其正傳吾朝文沈則又遠接衣鉢若馬夏及  
李唐劉松年又是大李將軍之派非吾曹當學也  
以徑之奇恠論則畫不如山水以筆墨之精妙論  
則山水決不如畫東坡有詩曰論畫以形似見與  
兒童隣作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余曰此元畫也  
晁以道詩云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畫外

意貴有畫中態余曰此宋畫也

丁酉三月十五日余與仲醇在吳門韓宗伯家其  
子逢禧携示余顏書自身告徐季海書朱巨川告  
卽海岳書史所載皆是雙玉又趙千里三生圖周  
文矩文會圖李龍眠白蓮社圖惟顧愷之作右軍  
家園景直酒肆壁上物耳

畫家之妙全在烟雲變滅中米虎兒謂王維畫見  
之最多皆如刻畫不足學也惟以雲山爲墨戲此



語似偏然山水中當着意生雲不可用粉染當以墨漬出令如氣蒸冉冉欲墮乃可稱生動之韻畫之道所謂宇宙在乎手者眼前無非生機故其人徃徃多壽至如刻畫細謹爲造物役者乃能損壽蓋無生機也黃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大耄仇英短命趙吳興止六十餘仇與趙雖格不同皆習者之流非以畫爲寄以畫爲樂者也寄樂於畫自黃公望始開此門庭耳

巨然學北苑元章學北苑黃子久學北苑倪迂學北苑一北苑耳而各各不相似他人爲之與臨本同若之何能傳世也

禪家有南北二宗唐時始分畫之南北二宗亦唐時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則李思訓父子着色山水流傳而爲宋之趙幹趙伯駒伯驪以至馬夏輩南宗則王摩詰始用渲淡一變拘研之法其傳爲張藻荆關董巨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之



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後有馬駒雲門臨濟見孫之盛而北宗矣要之摩詰所謂雲峯石迹迥出天機筆意縱橫參乎造化者東坡贊吳道子王維畫壁亦云吾於維也無間然知言哉

荆浩河內人自號洪谷子博雅好古以山水專門頗得趣向爲雲中山頂四面峻厚自撰山水訣一卷語人曰吳道子畫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吾當采二子所長爲一家之體故關仝北

面事之世論荆法山水爲唐末之冠蓋有筆無墨者見落筆蹊蹊而少自然有墨無筆者去斧鑿痕而多變態

宋畫至董源巨然脫畫廉纖刻畫之習然惟寫江南山則相似若海岸圖必用大李將軍北方盤車驟網必用李晞古郭河陽朱銳黃子久專畫海虞山王叔明專畫茗雪景宋時宋迪專畫瀟湘各隨所見不得相混也



趙大年令穰平遠絕似右丞秀潤天成真宋之士大夫畫此一派又傳爲倪雲林雖工緻不敵而荒率蒼古勝矣今作平遠及扇頭小景一以此兩家爲宗使人玩之不窮味外有味可也

趙大年平遠寫湖天渺茫之景極不俗然不耐多皴雖云學維而維畫正有細皴者乃於重山疊嶂有之趙未能盡其法也

趙令穰伯駒承旨三家合并雖妍而不穉董源米芾高克恭三家合并雖縱而有法兩家法門如鳥雙翼吾將老焉

元季四大家以黃公望爲冠而王蒙倪瓚吳仲圭與之對壘此數公評畫必以高彥敬配趙文敏恐非耦也

張伯雨題元鎮畫云無畫史縱橫習氣余家有此幅又其自題獅子林圖云余與趙君善長商確作獅子林圖真得荆關遺意非王蒙輩所夢見也其



高自標置如此又顧謹中題倪畫云初以董源爲宗及乎晚年畫益精詣而書法漫矣蓋倪迂書絕工緻晚年乃失之而聚精於畫一變古法以天真幽淡爲宗要今所謂漸老漸熟者若不從北苑築基不容易到縱橫習氣即黃子久未能斷幽淡兩言則趙吳興猶遜迂翁其胸次自別也  
黃大癡九十而貌如童顏米友仁八十餘神明不衰無疾而逝蓋畫中烟雲供養也

山之輪廓先定然後皴之今人從碎處積爲太山此最是病古人運大軸只三四大分合所以成輩雖其中細碎處甚多要之取勢爲主吾有元人論米高二家山書正先得吾意

畫樹之竅只在多曲雖一枝一節無有可直者其向背俯仰全於曲中取之或曰然則諸家不有直幹乎曰樹雖直而生枝發節處必不都直也董北苑樹作勁挺之狀特曲處簡耳李營丘則千屈萬



曲無復直筆矣

題跋  
畫樹木各有分別如畫瀟湘圖意在荒遠滅沒即不當作大樹及近景叢木畫五岳亦然如畫園亭景可作楊柳梧竹及古檜青松若以園亭樹木移之山居便不稱矣若重山複嶂樹木又當直枝直榦多用攢點彼此相藉望之模糊鬱葱似入林有猿啼虎嗥者乃稱至春夏秋冬風晴雨雪又不在此言也

畫家以古人爲師已自上乘進此當以天地爲師每朝看雲氣變幻絕近畫中山山行時見奇樹須四面取之樹有左看不入畫而右看入畫者前後亦爾看得熟自然傳神傳神者必以形形與心手相湊而相忘神之所托也樹豈有不入畫者特畫收之生絹中茂密而不繁峭秀而不塞即是一家眷屬耳

董北苑畫樹都有不作小樹者如秋山行旅是也



又有作小樹但只遠望之似樹其實憑點綴以成形者余謂此即米氏落茄之源委蓋小樹最要淋漓約畧簡於枝柯而繁於形影欲如文君之眉與黛色相參合則是高手也

枯樹最不可少時於茂林中間出乃見蒼秀樹雖檜栢楊桺椿槐要得鬱鬱森森其妙處在樹頭與四面參差一出入一肥一瘦處古人以墨畫圈隨圈而點綴正爲此也

古人云有筆有墨筆墨二字人多不曉畫豈有無筆墨者但有輪廓而無皴法即謂之無筆有皴法而不分輕重向背明晦即謂之無墨古人云石分三面此語是筆亦是墨可參之

遠山一起一伏則有勢踈林或高或下則有情此畫訣也余蓋欲拈出以示人惜未有知其解者畫人物須顧盼語言花果迎風帶露禽飛獸走精神脫真山水林泉清間幽曠屋廬深邃橋渡往來



山脚入水澄明水源來歷分曉有此數端即不知名定是高手

宋人多寫垂柳又有點葉柳不難畫只要分枝頭得勢耳點柳之妙在樹頭圓鋪處只以汁綠漬出又要森蕭有迎風搖颺之思其枝須半明半暗又春二月柳未垂條秋九月柳已衰颯俱不可混設色亦須體此意也

盧鴻又名盧乙字浩然唐玄宗時隱於嵩山應詔入長安見帝不拜宰相使人問之曰禮者忠信之薄不欲以薄待君父耳除諫議大夫不受還山爲搆草堂堂有十景鴻皆自爲賦鴻又善畫畫與王右丞埒故世傳草堂圖多名人所轉相臨撫也輞川粉本行世者橫卷耳余以卷中諸景收爲長軸如李伯時白蓮社圖然以輞口庄爲主余在長安苑西草堂所臨郭恕先畫粉本也恨未設色與點綴小樹然布置與真本相似



郭忠恕谿山行旅圖余得之長安館師韓宗伯見而竒之謂此圖如滄海沉珠荆山韞玉卞和一出真足絕凡余每歎服斯言乙巳春作此小幅如與古人有合

余家有董源溪山圖墨法沉古今日鄂渚官舍涼風乍至齋閣蕭閒捉筆倣之元畫不能將之行裝追憶其意他日取以相質不知離合何如也

余家有董源谿山行旅圖沈石田曾倣之文待詔

所謂生平見北苑畫山得半幅即此圖也今日在西郊抱珠樓遠眺城陰秀峯如簇川源蒼莽一片江南畫派信筆作此殊愧出藍

宋元名畫余所藏各家甚備惟燕文貴小景未見耳昨年於潘侍御翔公邸舍見溪山風雨圖行筆閩秀在惠崇巨然之間借觀旬日寫此圖以擬之

上元後三日友人以巨然松陰論古圖售於余者余懸之畫禪室合樂以享同觀者復秉燭掃二圖



厥明以示客客曰君叅巨然禪幾於一宿覺矣  
余寫此圖用李成寒林法李出於右丞故自變法  
超其師門禪家呵稱見過於師方堪傳受者也  
昨歲在石湖寫此圖今携至西湖展觀乃絕似兩  
峯六橋境界惟是積雨連旬烟霏不開與李營丘  
畫法無當須米家父子可爲傳神也  
偏頭關李成畫在萬金吾邦孚家余在長安借臨  
今倣其意爲此

關仝畫爲倪迂之宗余嘗見趙文敏扣角圖倣關  
筆皆用橫皴如疊糕坡乃知倪所自出也  
余家有關仝秋林暮藹圖絹素已剝落獨存其風  
骨尚足掩映宋代名手數輩元季惟倪迂得其意  
雖荒率墨戲非工細者所能庶幾也

右東坡先生題王晉卿畫晉卿亦有和歌詩特奇  
麗東坡爲再和之意當時晉卿必自畫二三本不  
獨爲王定國藏也今皆不傳亦無復副本在人間



雖王元美所自題家藏烟江圖亦自以爲與詩意無取知非真矣余從嘉禾項氏見晉卿瀛山圖筆法似李營丘而設色似李思訓脫去畫史習氣惜項氏本不戒於火已歸天上晉卿跡遂同廣陵散矣今爲想像其意作烟江疊嶂圖於時秋也輒從秋景於所謂春風搖江天漠漠等語存而弗論矣

雲山不始於米元章蓋自唐時王洽潑墨便已有其意董北苑好作烟景烟雲變沒即米畫也余於

米芾瀟湘白雲圖悟墨戲三昧故以寫楚山王晉卿寫武昌樊口景

米元章作畫一正畫家謬習觀其高自標置謂無一點吳生習氣又云王維之跡殆如刻畫真可一笑蓋唐人畫法至宋乃暢至米家又變耳余雖不學米畫恐流入率易茲一戲倣之猶不敢失董巨意善學下惠頗不能當也

米元暉自謂墨戲足正千古畫史謬習雖右丞亦



在詆訶致有巨眼余以意爲之聊與高彥敬上下  
非能盡米家父子之變也

余養疴山齋黃石公數襍被相過爲消寥寂之况  
偶出絹素強余寫米家山燭下塗抹僅似其荒率  
天真耳六法未能備也

余在山中先後六年雖自間遠每苦筆墨徵索者  
無寧日不能作鐵門限之也鄂渚官署雖依鳳山  
之麓北望翠屏在眼松聲鳥語居然林樾又鮮過

容終日掩關得從夙好今年避暑無事遂作數圖  
此幅則以許中舍携趙伯駒萬松金闕卷見示故  
倣之耳

余家有趙伯駒春山讀書圖趙大年江鄉清夏圖  
今年項晦甫復以趙子昂鵲華秋色卷見貽余兼  
採三趙筆意爲此圖然趙吳興已兼二子余所學  
則吳興爲多也

圖畫譜載尚書能畫者宋時有燕肅元有高克恭



在本朝余與鼎足若宋迪趙孟頫則宰相中烜赫有名者

高彥敬尚書載吾松上海誌元末避兵子孫世居海上余曾祖母則尚書之雲孫女也今日詣竹岡先塋宣三品贈誥念余仕路遭迴未及馳恩曾祖父母展拜之次慙負高孺人在時摩頂懸記之語且余好爲山水小景似亦有因歸舟寫此付孫庭收貯以見志勝國名手以趙吳興爲神品而雲林

以鷗波房山所稱許者或有異同此繇未見房山真跡耳余得大姚村圖乃高尚書真跡烟雲淡蕩格韻俱超果非子久山樵所能夢見也爲此圖以倣之

余嘗見勝國時推房山鷗波居四家之右而吳興每遇房山畫輒題品作勝語若讓伏不置者顧近代賞鑒家或不謂然此繇未見高尚書真蹟耳今年六月在吳門得其巨軸烟雲變滅神氣生動果



非子久山樵所能夢見因與道寅爲別訪之容安草堂出精素求畫畫成此圖即高家法也觀者可意想房山規模於百一乎

詩在大癡畫前畫在大癡詩外恰要二百餘年翻身出世作惟沈啓南曾有此圖余以意爲之并書六言絕

王叔明畫從趙文敏風韻中來故酷似其舅又沈濫唐宋諸名家而以董源王維爲宗故其縱逸多

姿又徃徃出文敏規格之外若使叔明專門師文敏未必不爲文敏所掩也因畫叔明筆意及之余爲仲醇摹雲林一幅題云仲醇悠悠忽忽土木形骸絕似嵇叔夜求之近代惟懶瓚得其半耳仲醇好懶瓚畫以爲在子久山樵之上政是識韻人了不可得余爲寫雲林山景一似呂安命駕

余頃馳車彭城不勝足音之懷又有火雲之苦廻馭谷水塔上養疴三月而仲醇挾所藏木瘦鑪王



右軍月半帖真蹟吳道子觀音變相圖宋板華嚴經尊宿語錄示余丈室中惟置一床相對而坐了不蓄筆硯旣雨窓靜閒吳門孫叔達以畫事屬余紀遊爲寫迂翁筆意卽長安遊子能有此適否此倣倪高士筆也雲林畫法大都樹木似營丘寒林山石宗關仝皴似北苑而各有變局學古人不能變便是籬堵間物去之轉遠乃繇絕似耳迂翁畫在勝國時可稱逸品昔人以逸品置神品

之上歷代惟張志和可無愧色宋人中米襄陽在蹊徑之外餘皆從陶鑄而來元之能者雖多然稟承宋法稍加蕭散耳吳仲圭大有神氣獨雲林古淡天然米癡後一人也

此倪元鎮畫余於海上顧氏見之書作歐陽信本體畫作董北苑體亭中着兩人有小印雲林字皆與他雲林畫不類今日姜神超以粉本見示遂臨之



懿卜爲余談劉冲倩鑑園之勝因作此圖却寄余將爲山陰之遊他時以相質不知果有當否鑑河一曲未聞有李白詩王維畫紀勝太白亦惟風流季真之句不足以配天姥夢游篇也鑑園主人能爲余作楚詞題畫則甚善

渭川一竿發明王之夢及其千畝遂作素封竹亦時而俗此美箭種竹獨取淇園耳園在莪山之上大都挾江山之勝與永和群賢翰墨風流橫絕海

內之稱名園者余尤意傾則以其爲文安相國之再傳家無厚業宛然師儉花不姚魏石不平泉喬木萬株不河陽而僅寄情於此君以俎豆文安於洛陽司馬間語不云乎公侯之後必復其始是在美箭矣宋趙伯駒爲君實獨樂園圖李伯時自爲龍眠山庄圖而子由爲題絕句如右丞輞川圖余未暇過江覽小淇澳之槩因懿卜視圖書此若賦詩寫景以待異日



延陵村在茅山之東有張從申碑從申唐大曆時  
司直趙子固稱其書品在李北海之右玄靖天師  
碑與延陵季子此碑皆在華陽筆法類徐浩三藏  
法師碑延陵碑蕭定作也畧曰聽樂辨列國之典  
亡審賢知世數之存沒掛劍示不言之信避國保  
無欲之貞玄風可想至德如存云旁有四賢以科  
季子董永常昭與王素而四祭亥二月畫於朱楊  
舟次因命之延陵村圖并書此

宋人有溫公獨樂園圖仇寔甫有摹本蓋宋畫院  
界畫樓臺少有郭恕先趙伯駒之韻非余所習茲  
以董北苑黃子久法寫岳陽樓圖欲其真率當彼  
巨麗耳

余與平原程黃門以使事過江南一日閣輿道上  
陂陀廻複峯巒孤秀下有平湖澄碧萬頃湖之外  
長江吞吐征帆點點與鳥俱沒黃門曰此何山也  
余曰其齊山乎蓋以江涵秋水測之果然



趙文敏黃鶴山樵皆有青弁圖余遊弁山維舟其  
下知二公之畫各能爲此山傳寫神照然山川靈  
氣無盡余於二公筆墨蹊徑外別構一境未爲蛇  
足也

郭河陽論畫山有可望者有可遊者可居者可居  
則更勝矣以其能令人起高隱之思也江南諸山  
以九子爲可望齊山爲可遊若可居者惟洞庭兩  
山耳余歸將卜築老焉此圖所以志也

范爾正新構草堂於雲隱蘭若之旁屬余顏其額  
余題之日尋雲庄蓋取謝公詩所謂尋雲陟累榭  
隨山望茵閣不對芳樽酒還向青山郭者首夏自  
澣墅歸宿爾正山房因圖此幅乃學僧巨然異時  
存一清話耳

李思訓寫海外山董源寫江南山米元暉寫南徐  
山李唐寫中州山馬遠夏圭寫錢塘山趙吳興寫  
雪茗山黃子久寫海虞山若夫方壺蓬閣必有羽



人傳照余以意爲之未知似否

幽亭秀木古人嘗繪圖世無解其意者余爲下註  
脚曰亭下無俗物謂之幽木不臃腫經霜變紅黃  
葉者謂之秀昌黎云坐茂樹以終日當作嘉樹則  
四時皆宜霜松雪竹雖凝寒亦自堪對

簡文云會心處不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  
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余過仲醇歲寒齋中  
大不容斗而花竹娟秀魚鳥近人焚香啜茗有象

外之致此非所爲會心不在遠者耶喜而作

此圖

水作羅浮磬山鳴于闐鐘此太白詩何必右丞詩  
中畫也畫中欲收鐘磬不可得但衆山之響在定  
境時有耳圓通正自覓解人不易

山下孤烟遠村天邊獨樹高原此王右丞句也非  
吾家北苑與高房山不能摹寫近時以來得其緒  
餘者寥寥不聞余所以寫詩中有畫即畫中有詩  
意此圖然非右丞



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趙吳興嘗補圖所謂大丈夫得志之樂未有圖之者余書昌黎全序因爲山水以弁之亦僅摹吳興畫境耳

掃地焚香閉閣眠簟紋如水帳如烟客來睡起渾無事捲起西窓浪接天東坡先生絕句當是居黃時作趙伯駒與吳興趙文敏皆爲圖之余此幅亦學千里畫法也鄂渚公署去黃百餘里江上晴窓尤入東坡詩境

赤日無閒人綠天有傲士種樹不幾株清涼總相似此綠天菴詩也余夏日北窓坦腹展玩是圖兼爲臨之頗得清涼滋味

余之遊長沙也往返五千里雖江山映發蕩滌塵土而落日空林長風駭浪感行路之艱犯垂堂之誠者數矣古有風不出雨不出三十年不蓄雨具者彼何人哉先是余之遊攜李也爲圖崑山讀書臺小景尋爲人奪去及是重做巨然筆意以志余



慕余且倒衣從之不作波民老也

余以至後三日與陳仲醇唐元徵張兼之同處谷水至婁江信宿元徵先別余兩三人稍逗帆觀米元章樂圃先生志王晉卿烟江疊嶂圖自後泊舟吳山徧採諸勝意興所至輒爾溼墨凡爲仲醇作畫十餘幅歸已經月矣因識歲月

此余壬辰癸巳爲庶常請告家居多暇與顧中舍宋太學借畫臨倣之筆所謂粉本用貯奚囊者不

下數十幅遺散漸盡止存此耳自是蓄畫頗多臨摹反不及前武帝旣得相如平平耳非復讀賦詩時庶幾遇之之意也

攤燭作畫正如隔簾看月隔水看花意在遠近之間亦文章法也

晉陵道中望遠岫平林坡陀溪岸一一如畫秋色正佳舟行閑適隨意拈筆遂得十景

畫中詩惟右丞得之兼工者自古寥寥余雅意六



法而氣韻生動莫吾猶人獨所心醉大癡山水此冊皆有其意矣

米敷文題瀟湘圖云生平有着色袖珍卷爲翟伯壽所豪效盟於天而後歸之今不知安在余擬之爲米家山已復雜元人法正可出入懷袖

畫家右丞如書家右軍世不多見余昔年於嘉興項太學元汴所見雪江圖都不皴擦但有輪廓耳及世所傳摹本若王叔明劍閣圖筆法類李中舍

疑非右丞畫格又余至長安得趙大年臨右丞湖庄清夏圖亦不細皴稍似項氏所藏雪江卷而竊意其未盡右丞之致蓋大家神品必於皴法有奇大年雖俊爽不耐多皴遂爲無筆此得右丞一體者也最後復得郭忠恕輞川粉本乃極細皴相傳真本在武林旣稱摹寫當不甚遠然余所見者庸史本故不足以定其畫法矣惟京師楊高郵州將處有趙吳興雪圖小幅頗用金粉間遠清潤迥異



常作余一見定爲學王維或曰何以知是學維余應之曰凡諸家皴法自唐及宋皆有門庭如禪燈五家宗派使人聞片語單詞可定其爲何派兒孫今文敏此圖行筆非僧錄非思訓非洪谷非關仝乃知董巨李范皆所不攝非學維而何今年秋聞金陵有王維江山霽雪一卷爲馮宮庶所收亟令友人走武林索觀宮庶珍之自謂如頭目腦髓以余有右丞畫癖勉應余請清齋三日始展開一過

宛然吳興小幅筆意也余用是自喜且右丞自云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余未嘗得覩其跡但以想心取之果得與真肖合豈前身曾入右丞之室而親覽其礚礚之致故結習不昧乃爾耶庶子書云此卷是京師後宰門拆古屋於折竿中得之凡有三卷皆唐宋書畫也余又妄想彼二卷者安知非右軍蹟或虞褚諸名公臨晉帖耶倘得合劍還珠足辦吾兩事豈造物妬完聊畀余於此卷中消



受清福耶老子云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余且珍之以俟

王右丞江山雪霽卷

右丞山水入神品昔人所評雲峯石色迴出天機筆意縱橫參乎造化李唐一人而已宋米元章父子時代猶不甚遠故米老及見輔川雪圖數本之中惟一本真餘皆臨摹幾如刻畫且李營丘與元章同是北宋當時僞者見三百本真者止二本欲作無李論况右丞蹟乎余在長安聞馮開之大司

成得摩詰江山霽雪圖走使金陵借觀馮公自謂寶此如頭目腦髓不遂余意函致邸舍發而橫陳几上齋戒以觀得未曾有又應馮公之教作題辭數百言大都謂右丞以前作者無所不工獨山水人情傳寫猶隔一塵自右丞始用皴法用渲運法若王右軍一變鍾體鳳翥鸞翔似奇反正右丞以後作者各出意造如王洽李思訓輩或溷墨瀾翻或設色娟麗顧蹊逕已具模擬不難此於書家歐



虞褚薛各得右軍之一體耳此雪霽卷已爲馮長公游黃山時所廢余往來於懷自以此生莫繇再覲頊於海虞嚴文靖家又見江干雪意卷與馮卷絕類而沈石田王守溪二詩亦同煥若神明頓還舊觀何異漁父入桃源駭目動心書以志幸

王右丞江

于雪意卷

王右丞詩云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余謂右丞雲峯石迹迥出天機筆思縱橫叅乎造化唐以前

安得有此畫師也

宋時名手如巨然李范諸公皆有漁樂園此起於烟波釣徒張志和蓋顏魯公贈志和詩而志和自爲畫此唐勝事後人蒙之多寓意漁隱耳元季尤多蓋四大家皆在江南葭菼間習知漁釣之趣故也

張志和畫漁翁夜傍西巖宿詩

五代詩僧惠崇與宋初僧巨然皆工畫山水巨然畫米元章稱其平淡天真惠崇以右丞爲師又以



精巧勝江南春卷爲最佳一似六度中禪一似西來禪皆畫家之神品也惠生博雅好古獲此奇跡惠公似得主人矣

此卷余以丁酉六月得於長安卷有文壽承題董北苑字失其半不知何圖也旣展之旣定爲瀟湘圖蓋宣和畫譜所載而以選詩爲境所謂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游耳憶余丙申持節長沙行瀟湘道中蒹葭漁網汀洲叢木茅菴樵逕晴巒遠堤一

一如此圖令人不動步而重作湘江之客昔人乃有以畫爲假山水而以山水爲真畫者何顛倒見也董源畫世如星鳳此卷尤奇古荒率僧巨然於此還丹梅道人嘗其一瓣者余何幸得臥游其間耶

余以丙申持節吉藩行瀟湘道中越明年得此北苑瀟湘圖乃爲重游湘江矣今年復以較士湖南秋日乘風積雨初霽因出此圖印以真境因知古



人名不虛得余爲三游湘江矣忽忽已是十年事

良可興感

董北苑瀟湘圖卷

余家有董源龍宿郊民圖不知所取何義大都簞  
壺迎師之意蓋宋藝祖下江南時所進御者畫甚  
奇名則諛矣

郭恕先樓閣山水可謂人巧極天工錯非李嵩輩  
所能夢見也此圖似金焦境界或疑不類余曰君  
曾見五代時金焦即當首肯耳

余在廣陵見司馬端衡畫山水細巧之極絕似李  
成多宋元題跋畫譜俱不載以此知古人之逃名  
王弇洲嘗跋作張端衡後見陸放翁集始知其誤  
跋畫最非易事

夏圭師李唐更加簡率如塑工所謂減塑者其意  
欲盡去模擬蹊逕而若滅若沒寓二米墨戲於筆  
端他人破觚爲員此則琢員爲觚耳

李成晴巒蕭寺文三橋售之項子京全法王維今



歸余處細視之其名董羽也

營丘山水危峯奮起蔚然天成喬木倚磴下自成  
陰軒暢閒雅悠然遠眺道路深窈儼然深居用墨  
頗濃而皴散分曉凝坐觀之雲烟忽生澄江萬里  
神變萬狀余嘗見一雙幅每對之不知身在千巖  
萬壑中

趙令穰江鄉清夏卷筆意全倣右丞余從京邸得  
之日閱數過覺有所會趙與王晉卿皆脫去院體

以李咸熙王摩詰爲主然晉卿尚有畦迳不若太  
年之超軼絕塵也丙申七月三十日奉 旨持節  
封吉府渡錢塘次馬氏樓待潮多暇出此卷臨寫  
因題後

先是余過嘉興觀項氏所藏晉卿瀛山圖至武林  
觀高氏所藏郭恕先輞川圖二卷皆天下傳誦北  
宋名跡以視此卷不無退舍蓋瀛山圖筆細謹而  
無澹蕩之致輞川多不皴惟有拘染猶是南宋人



手跡余在京師往來於懷至形夢寐及是獲披觀  
再過始知營平所言百聞不如一見真老將語也  
此聊以論畫耳類是者更何限人須自具法眼勿  
隨人耳食也

此卷爲王越石以倪迂設色山水易去猶恐新都  
多收藏家轉入素封手不韻今又爲遜之璽卿所  
收得所歸矣第景純夢中之錦爲江令割截多畫  
且柰何

昔李伯時西園雅集圖有兩本一作於元豐間王  
晉卿都尉之第一作於元祐初安定郡王趙德麟  
之邸余從長安買得團扇上者米襄陽細楷極精  
但不知何本又別見仇英所摹文休承跋後者  
宋趙千里設色桃源圖卷昔在庚寅見之都下後  
爲新都吳太學所購余無十五城之償惟有心艷  
及觀此仇英臨本精工之極真千里後身雖文太  
史悉力爲之未必能勝語曰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信矣余後休承六十三年而余獲觀於東郡王長公所每觀唐人山水皴法皆如鐵線至於畫人物衣紋亦如之此秘自余逗漏從無拈出者休承雖解畫不解叅此用筆訣也長公具眼又多蓄唐宋跡以余爲何如

米南宮襄陽人自言從瀟湘得畫境已隱京口南徐江上諸山絕類三湘奇境墨戲長卷今在余家余洞庭觀秋湖暮雲良然因大悟米家山法

高房山多瓦屋米家多草堂以此爲辨此圖瀟灑出塵非南宮不能作

米元暉作瀟湘白雲圖自題云夜雨初霽曉烟欲出其狀若此此卷余從項晦伯購之携以自隨至洞庭湖舟次斜陽篷底一望空闊長天雲物恠恠奇奇一幅米家墨戲也自此每將暮輒捲簾看畫卷覺所將卷爲剽物矣湘江上奇雲大似郭河陽雪山其平展沙脚與墨瀦淋漓乃似米家父子耳



古人語郭熙畫石如雲不虛也

米元暉又作海岳菴圖謂於瀟湘得畫境其次則  
京口諸山與湘山差類今海岳圖亦在行笈中元  
暉未嘗以洞庭北固之江山爲勝而以其雲物爲  
勝所謂天閑萬馬皆吾師也但不知雲物何以獨  
於兩地可以入畫或以江上諸名山所憑空闊四  
天無遮得窮其朝朝暮暮之變態耳此非靜者何  
繇深解故論書者曰一須人品高豈非品高則閒

靜無他好榮故耶

此梵隆之筆蓋龍眠高足如北苑之有巨然皆不  
讓於師者凡得四軸而有端平間一題偈實非端  
平間畫師所能措也

張澤端清明上河圖皆南宋時追摹汴京景物有  
西方美人之思筆法纖細亦近李昭道惜骨力乏  
耳

余二十年見此圖於嘉興項氏以爲文敏一生得



意筆不減伯時蓮社圖每往來於懷今年長至日  
項晦伯以扁舟訪余携此卷示余則蓮社先在案  
上互相展視咄咄歎賞晦伯曰不可使延津之劍  
久判雌雄遂屬余藏之戲鴻堂

吳興此圖兼右丞北苑二家畫法有唐人之致去  
其纖有北宋之雄去其獷故曰師法捨短不如書  
家以肖似古人不能變體爲書奴也萬曆三十三年  
聯畫武昌公解題

趙松雪鵲華秋色圖

趙集賢畫爲元人冠冕獨推重高彥敬如後生事  
名家而倪迂黃子久畫云雖不能夢見房山特有  
筆意則高尚書之品幾於吳興埒矣高乃一生學  
米有不及無過也

詩至少陵書至魯公畫至二米古今之變天下之  
能事畢矣獨高彥敬兼有衆長出新意於法度之  
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  
古今一人而已



梅花道人吳仲圭畫師巨然多似船子和尚以撥棹詩題之吳門王文恪家藏其漁樂圖入妙品本與盛子昭比門而居四方以金帛求子昭畫者甚衆而仲圭之門閥然妻子頗笑之仲圭曰二十年後不復爾果如其言盛雖工實有筆墨畦徑非若仲圭之蒼蒼莽莽有林下風氣所謂氣韻非耶此幅余爲庶常時見之長安邸中已歸雲間復見之顧中舍仲方所仲方諸所藏大癡畫盡歸於余

獨存此耳觀大癡老人自題亦是平生合作張伯雨評云峯巒渾厚草木華滋以畫法論大癡非癡豈精進頭陀而以釋巨然爲師者耶不虛也

陸壑密林

圖

畫家初以古人爲師後以造物爲師吾見黃子久天池圖皆屬本昨年遊吳中山策筇石壁下快心洞目狂叫曰黃石公黃石公同遊者不測余日今日遇吾師耳

天池石壁圖



此吾松顧中舍名正誼之所藏也中舍持入長安  
爲川中郭民部所購顧舍人每向余惋惜忽忽二  
十年客有遊蜀者得之歸江南舍人已千古矣楚  
弓楚得以故復收之

子久陽明洞天圖

黃子久有三教堂所至之處三教高流皆就之談  
道機鋒電發其博學乃爲畫所掩耳

黃子久畫以余所見不下三十幅要之浮巒暖翠  
爲第一

雲林生平不畫人物惟龍門僧一幅有之亦罕用  
圖書惟荆蠻民一印者其畫遂名荆蠻民今藏余  
家

雲林畫江東人以有無論清俗余所藏秋林圖有  
詩云雲開見山高木落知風勁亭下不逢人夕陽  
澹秋影其韻致超絕當在子久山樵之上

雲林山水早歲學北苑後乃自成一家圖繪寶鑑  
以爲師馮覲覲闖人耳雲林負氣節必不師

其畫



梁溪華學士收藏法書名畫爲江南冠樵李項子京後起與之鬪勝元季四大家無所不有惟倪迂畫寥寥畫尤易致畫卷絕少項所藏師子林圖華則鶴林圖耳文太史父子嘗欲兩家合併爲一各不相下師子林爲京口張修羽所收余數訪華文伯於東臯亭山出此見視如徐洪客一見唐文皇心降神伏咄咄歎賞文伯覺余雅好便以見歸幾同豪奪豈亦學士公黥頭相許爲同官同味今其

文孫作米老捐硯山故事耶

石田先生於勝國諸賢名蹟無不摹寫亦絕相似或出其上獨倪迂一種淡墨自謂難學蓋先生老筆密思於元鎮若淡若踈者異趣耳獨此幅蕭散秀潤最爲逼古亦平生得意筆也

寫生與山水不能兼長惟黃安叔能之余所藏勘書圖學李昇金盤鵲鶴學周昉皆有奪藍之手我朝則沈啓南一人而已此冊寫生更勝山水間有



本色然皆真虎也

相如之賦昔人稱爲勸百風一此冊子畏之畫似勸希哲之詩似屈又幾於詈矣若夫王嬙以女兵柔虜薛濤以才媛娛賓不在亡國敗家之列當置輕典否則不免重臺之誚

唐伯虎絕代名姝圖

子昂嘗有創爲即工者題畫卷有曰余嘗畫馬未嘗畫羊子中強余爲此不知合作否此卷特爲精妙故知氣韻必在天生非虛也

李思訓畫一魚甫完未施藻荇之類有客扣門出看尋入失去畫魚使童子覓之乃風吹入池水拾視之惟空紙耳後嘗戲畫數魚投池內經日夜終不去

王西園爲吾郡先輩名流蓋與錢鶴灘同時訓倡甚有高韻余得其日記數冊每遇書畫題詠隨手記錄如周密烟雲過眼錄之類想見其人絕去俗事山水畫亦老筆紛披似啓南本色此寫生四種



拙中有巧非時師所能湊泊也後有孫漢陽周山人宋居士各爲寫生似欲與爭席恐非野老所堪然古質今妍各有獨詣未可抹殺前人草創之力余不工花草畫以意定如此

江南顧大中嘗於南陵巡捕舫子上畫樊川南陵水面詩意時大中未知名人莫加重後爲客竊去乃共歎惋余曾見文徵仲畫此詩意題曰吾家有趙榮祿做趙伯駒小幅畫法妙絕間一摹之殊愧不似今余不復見徵仲筆去二趙可知矣

管夫人墨竹世多有之余見山廬繡佛圖亦工山水今復見此佛像及小楷皆有法度雖文敏續書數十行無能遠過也白石翁跋筆法不減涪翁垂始當作無始或偶然筆誤耳

姚氏月華筆札之暇時及丹青花卉翎毛世所鮮及嘗爲楊生畫芙蓉約畧濃淡生態逼真然聊復自娛人不獲多見也



花品從衆香國中來臨風獨笑足令姚魏氣短便  
有群芳競妬其品自絕

畫海棠

趙子固畫水仙欲與楊無咎梅花作敵子固南宋  
人周草窓廖瑩中極重其品曾刺舟嚴陵灘下見  
新月出水大笑云此文公所謂綠淨不可唾乃我  
水仙出現也

昔見周貞靜先生小景雲山十幅餘絕類米虎兒  
高尚書及是又見行草書不減蘇玉局黃涪翁與  
其詩得三絕曾游楚中以一瓣香薦於先生遺愛  
祠少時讀先生論數十篇至今不忘如此前輩風  
流今日殆盡良可興慨

錢舜舉山水師趙令穰人物師李伯時皆稱具體  
趙文敏嘗從之問畫法宋進士不仕元者此卷得  
李伯時筆或亦臨本蓋伯時畫阿羅漢粉本流傳  
勝國時尚多也

右仇實父臨趙伯駒光武渡河圖衷於李伯時筆



騎見虜與陳居中文姬歸漢二圖之間位置古雅設色妍麗爲近代高手第一

道君皇帝以積墨寫石凡有六品後敷文學士小米跋於海岳菴中不似人間勾勒法也然石田翁則云畫石須用皴如寫大山則雋咏有味漢陽先生嗜石不減米顛生平畫石甚多獨此卷悉摹宣和所藏宣和一生寶石皆爲胡騎輦入黃沙白草此石出漢陽不知傳流幾千百年信乎翰墨之權真堪與萬乘埒也

唐李德裕採天下惟石聚之平泉別墅遺誠后昆曰有以平泉石輕予人者非佳子弟也內一醒酒石尤珍愛之醉則踞焉今漢陽之寶石似不少遜而畫石疑較勝唐詩云寒姿數片奇突兀曾作秋江秋水骨又云雪盡身還瘦雲生勢不孤此頗足以狀石

昔人評石之奇曰透曰漏吾以知畫石之訣亦畫



此矣趙文敏常爲飛白石又常爲卷雲石又爲馬牙拘石此三種足盡石之變孫漢陽推其意爲此冊若使米公見堪僕僕下拜

此羅漢婁水王弇山先生所藏乃吾友丁南羽游雲間時筆當爲丙子丁丑年如生力駒順風鴻非復晚歲枯木禪也詩文書畫少而工老而淡淡勝工不工亦何能淡東坡云筆勢崢嶸文采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實非平淡絢爛之極也觀此卷

者當以意求之

衆生有胎生卵生濕生化生余以菩薩爲毫生蓋從畫師指頭放光拈筆之時菩薩下生矣佛所云種種意生身我說皆心造以此耶南羽在余齋中

寫大阿羅漢余因贈印章曰毫生館

丁南羽白  
描羅漢

余常與眉公論畫畫欲暗不欲明明者如觚稜鈎角是也暗者如雲橫霧塞是也眉公胸中數具一丘壑雖草草潑墨而一種蒼老之氣豈落吳下之



畫師恬俗魔境耶同觀者修微王道人也

余以辛卯之秋游武夷曾爲雲窩二律詩獨未爲圖耳今見遜之此圖追踪子久烟雲奔放林麓深密實爲畫中之詩三十年前眼境重新坐收幔亭奇致歎服歎服

王遜之接筭峯圖

沈石田每作迂翁畫其師趙同魯見輒呼之曰又過矣又過矣蓋迂翁妙處實不可學啓南力勝于韻故相去猶隔一塵也遜之爲迂翁蕭疎簡貴如

此圖者假令啓南見之當咄咄歎賞

余以丙申冬得黃子久富春大嶺圖卷以丙寅秋得沈啓南做癡翁富春卷相距三十一年二卷始合初聞白石翁有出藍之能乃多本家筆又雜以米家墨戲其肖似者過半不若遜之此圖氣韻位置遂欲亂真也丁卯夏五日雨窓觀長蘅鑒定因書此以志崇慕

李孝廉長蘅清修素心人也平生交有二孟陽一



爲程孟陽善畫一爲鄒孟陽善鑒畫過於程蓋程以能畫故不受法縛而鄒孟陽居六橋三竺湖山間每長蘅游屐所至必與之俱乘頽然微醉有意放筆時輒以紙墨應無論合作與否收貯如頭目腦髓果有以十五城易者知其必不爲割好也長蘅以山水擅長余所服膺乃其寫生又有別趣如此冊者竹石花卉之類無所不備出入宋元逸氣飛動嗟嗟其人千古其技千古而孟陽爲慶卿之

漸離其交道亦是千古可傳也

勝國時畫道獨盛於越中若趙吳興黃鶴山樵吳仲圭黃子久其尤卓然者至於今乃有浙畫之日鈍滯山川不少邇來又復矯而事吳裝亦文沈之賸馥耳伯玉此冊行筆破墨種種自超可謂刻俗入雅故當名家伯玉寒士然從項氏兄弟遊多見項子京所藏名畫遂爾有得吾友陳道醇特好畫家以神品爲宗極又有以逸品加於神品之上



者曰失於自然而後神也此誠篤論恐護短者窺入其中士大夫當窮工極研師友造化能爲摩詰而後爲王洽之潑墨能爲管丘而後爲二米之雲山乃是關畫師之口而供賞音之耳目楊龍友生於貴竹獨破天荒所作台蕩等圖有宋人之骨力去其結有元人之風雅去其佻余訝以爲出入居然惠崇之間觀止矣龍友一日千里春秋甚富未見其止不知分手之後變化若何余畫禪室中專

待溪藤一幅與摩詰同供養耳

王摩詰十九賦桃源行潘安仁三十作閑居賦孔彰今年三十爲招隱詩志在林泉聲出金石其詩則取材於選程格於唐淹有摩詰安仁之長而若置身於輞川莊河陽別業以終老無朝市慕者雖年三十而摩詰安仁晚歲躋躡涉世賦白首同所歸安得舍塵網之句蚤分迷悟矣惟是詞之品雖懸畫師之習猶在其山水長卷不免乞靈於右丞



然又出入荆關規模董巨細密而不傷骨奔放而不傷韻似未以輞川爲竟者他時如常蘇州李晞古之大年詩畫更當何若以此少年之筆爲券可也

黃叔明爲松雪甥居吳興最近太湖屢游東西洞庭兩山嘗見其谿橋玩月圖又名具區林屋圖皆摹王右丞石穴嵌空樹枝刻畫爲未變唐法也原之精於繪理自出筆意一洗黃鶴老人氣習蒼莽

秀潤君家顧長康真有種耶

李昭道一派爲趙伯駒伯驥精工之極又有士氣後人仿之者得其工不能得其雅若元之丁野夫錢舜舉是已蓋五百年而有仇實父在昔文太史丞相推服太史於此一家畫不能不遜仇氏故作以賞鑒增價也實父作畫時耳不聞鼓吹闐駢之聲如隔壁釵釧顧其術亦近苦矣行年五十方知此一派畫殊不可習譬之禪定積劫方成菩薩



非如董巨米三家可一超直入如來地也

古人論畫以取物無疑爲一合非十三科全備未能至此范寬山水神品猶借名手爲人物故知兼長之難項孔彰此冊乃衆美畢臻樹石屋宇花卉人物皆與宋人血戰就中山水又兼元人氣韻雖其天骨自合要亦功力深至所謂士氣作家俱備項子京有此文孫不負好古賞鑒百年食報之勝事矣

吾鄉朱文豹以韶鈴爲冠軍常待詔闕下仰畫蘭自給畫蘭深得文太史風韻今仕於閩獨不見其寫九節蘭豈懷鄉結夢習此谷中草本耶且澗蘭以海禁鮮至猶待將軍盪平海寇復還舊觀耳  
古人左圖右書自虞舜時已有作繪彰施之論近代白沙先生尤工畫梅講學家宗玩物喪志語幾所謂殺風景漢玄水獨取濂洛新安絕句詩寫爲八景一經點綴便自風流不減輞川龍眠諸名跡



以爲臥游其間無關浴沂悟境有進技者矣余好  
古人畫至爲人摹入中山篋不免作此語護短玄  
水觀之無俗不真即藝成道或以此有取於余也  
吾郡畫家顧仲方中舍最著其游長安四方士大  
夫求者填委幾欲作鐵門限以郤之得者如獲拱  
壁今原之長公元慶踵其家風有出藍之能又以  
精工佐其古雅如王氏之有羲獻奇矣奇矣  
書有法帖尚可意求至於畫道必托縑素非木石

雕鐫所能傳者今宋元名筆一幃百金鑒定少訛  
輒收贗本而淺學之流朝事執筆夕以自標或曰  
此學范關此學董巨殊可慚惶亦聞王安道之事  
乎安道精於醫自謂天下少雙闔秦中有國醫不  
遠千里爲之傭俾凡及三年莫窺其際一日忽佐  
片言國醫駭之曰子非王安道乎相視而笑安道  
遂縱游華山作圖四十幅而歸翰墨之事談何容  
易也 林雪畫



歲在己亥余北歸過汶上時于文定公以東平李  
室名道坤者所作山水花卉冊見示託路大夫求  
余跋北方畫學自李夫人創發亦書家之有李衛  
奇矣奇矣山居荏苒幾三十年乃聞閨秀之能畫  
史者一再出又皆著於武林之西湖初爲林天素  
繼爲王友雲彼如北宗臥輪偈此如南宗慧能偈  
或對境心不起或對境心數起皆菩提增長求女  
人相了不可得然天素秀絕吾見其止雲友澹宕

特饒骨韻假令嗣其才力殆未可量惜其身世猶  
遶樹三匝非然明二三君子爲之金湯何自磨礪  
作境余又惜于東阿雖度外憐才不遑見獻花天  
女聽其說法與余同耳

林下風畫

趙承旨畫滾馬管夫人隔垣窺公作滾馬形自此  
絕筆蓋傳神之妙能使生馬之神收入筆端杜工  
部丹青引所謂花驄却在御榻上圍人太僕皆惆  
悵也李伯時畫馬秀鐵面呵之謂恐串習旣久或



墮馬趣則子昂變形益自可信吾邑顧太學家有  
鍼聖繡此八駿圖雖子昂用筆不能辨亦當代一  
絕余每勸太學令多繡大士像以助生天作佛之  
因正如秀鐵面說法耳

董北苑僧巨然都以墨染雲氣有吐吞變滅之勢  
米氏父子宗董巨然法稍刪其繁複獨畫雲仍用  
李將軍拘筆如伯駒伯驪輩欲自成一家不得隨  
人去取故也

老米畫難於混厚但用淡墨濃墨潑墨破墨積墨  
焦墨盡得之矣

米元暉自題瀟湘圖有詩云山中宰相有仙骨坐  
愛嶺頭生白雲壁張此畫定驚倒先請倩人扶着  
君朱晦翁又題云閒雲無四時散漫此山谷幸乏  
霖雨姿何妨媚幽獨余每有當其語畫成即以題  
之庚戌春日寓於德清吳禮部之來青樓樓收西  
湖之勝畫中所得不少余自閩中歸阻雨湖上日



望兩峯如濃墨畫每有所會輒爲拈筆成此長卷  
凡半閱月雨霽圖窮別構一境不復米氏父子可  
伎倆矣因記其歲月於此

長興姚中丞家有黃子久臨谿書屋圖昔年曾訪  
之如索靖觀碑今猶未盡其法聊以效顰耳

文太史本色畫極類趙承旨第微尖利耳同能不  
如獨異無取絕肖似所謂魯男子學柳下惠

吳文仲爲米仲詔畫所藏石一卷仲詔走信三千

里視余余爲定名曰此洞天靈燄也蓋文仲以孫  
知微畫火法爲此石傳寫神照而其蜿蜒垂垂者  
當作水觀劍峯嶄截者當作金觀孤起林立者當  
作木觀坡陀平夷者當作土觀宋邵氏以石與金  
木水火土而六謂石具五行之秀也仲詔所藏有  
之矣昔人聞鏡可照二十里許者曰吾面如椽子  
大安用是聞硯可呵之出水者曰一文錢一擔水  
安用是此雖發於名賢之口未爲篤論物有尤物



如人有異人若夫蘇子瞻之仇池米元章之硯山  
可抑其聲價與他山之石等則相取桓圭衮裳足  
矣何必阜高將取長矛大戟足矣何必韓白哉豈  
直石之不幸而已米蘇二公爲石兄作卞和泣意  
不在石也仲詔豈有異耶元章洞天一品石有甘  
露降其傍禮部狀聞於朝今仲詔在輦轂之下太  
乙下觀百靈潛衛何止甘露灑須彌而已

米仲詔  
奇石圖

容臺別集卷之四 終

門人徐士竑閱

